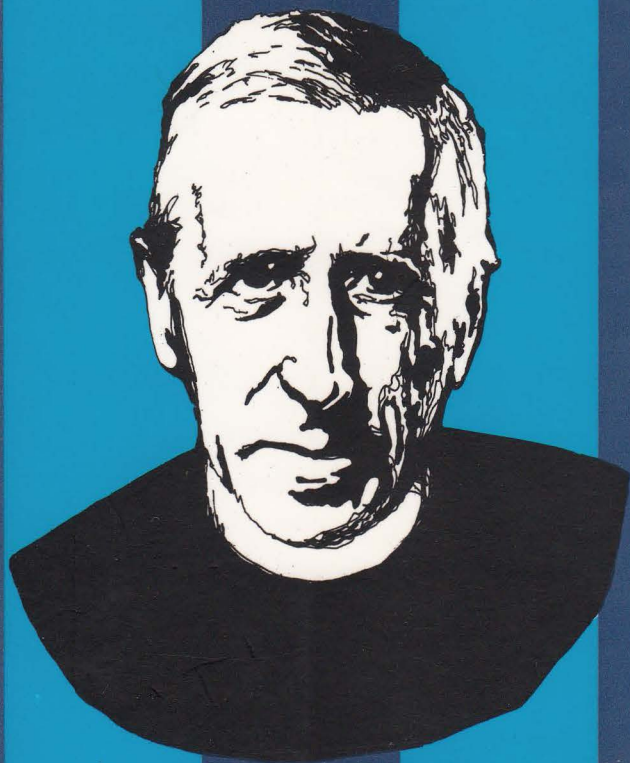


# 神的氛圍

德日進 著 鄭聖冲 譯



德日進  
鄭聖冲  
譯著

神  
的  
氛  
圍

修訂本

光啓出版社

*Le Milieu Divin*  
—*Essai de vie intérieure*

*Par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ranslated by John Cheng, S.J.*

獻給

所有愛好世界的人

# 目錄

初版譯序	七
修正譯文序	一一
德日進簡介	一三
告讀者	一三
聲明	一四
引言	一五
第一部分 行動的神化作用	一九
壹、行動使基督徒聖化的問題	二二
貳、不完整的解答：行爲的價值只在意向	三五
參、確定的解答：人的努力協助世界「在基督耶穌內」完成	三九
肆、用行動和天主合一	四七
伍、人的努力使基督徒完美	四九

陸、由行動到達超脫……………五七

第二部分 耐力的神化作用……………六一

壹、人的「受能」或「耐力」……………六四

貳、成長的受能或耐力……………六六

參、折損的神化作用……………七一

第一、二部分總結 鳥瞰基督信仰的靈修法……………九一

壹、對現世的執著與超脫……………九三

貳、十字架的意義……………一〇一

參、物質的精神能……………一〇七

第三部分 神的氛圍……………一一五

壹、神的氛圍具何特點……………一一八

貳、神的氛圍的性質……………一二九

參、神的氛圍之成長……………一三九

結語 期詩基督光榮的來臨……………一六九

## 初版譯序

「神的氛圍」成書於一九二七年，是本世紀領導性思想家德日進的處女作，也是他著作中最具深度的傑作。膾炙人口的「人的現象」（一九三七年著）的最高意境，也是從「神的氛圍」中脫胎的。這是一部關於靈修生活理論的新著，書中對某些已失時效的說詞、或經常被現代人誤解的觀念重新估價，必要時加以實質的糾正。對強調人格發展、現世價值、大地建設，看來特別親切，同時也給現代人指出神秘生活穩固的基礎，它的要求和它的活力所在。

十年前，譯者初次讀完「神的氛圍」的法文原著時，便深深意識它是一本現代人需要的靈修巨著，可是，面對這麼一本見地深遠、構思精緻、立言大膽、文筆獨特細緻的書，感到實在無膽輕易嘗試，只默默期望有位文義並美的能手把它譯成中文以饗國人。可惜這個期望空懸了十年，還是無人嘗試。一九七〇年夏天，友人顧從義神父（P. Claude Larre, S.J.）從法國來臺，談起了德日進思想在歐美廣大的反應，極力鼓勵我在

國人間介紹這位有廣大精神影響力的學人，要我著手翻譯並許下他要給予各方的援助，譯者這才不顧筆拙答應了下來。原先計劃和另一位研究德日進思想的學人合譯，後來因種種原因，無法按原定計劃進行，不得已只得獨自精研細讀，小心翻譯。為能不出賣原著，同時也使雅俗共賞，曾訂定了幾項原則：首先力求忠於作者的原意、語調和風格；同時盡可能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事實上，要守住這些原則，實在難而又難。一則，由於譯者才淺筆拙；再則，實在由於德日進見地遼寬、意境深濶、想像豐富、思潮迭再、文筆馳騁。往往一個思想緊接一個，一幅畫像連著另一幅，當一個詞不能完全表達其涵意時，便連珠般搬出一大堆逐步加強形象的形容詞句或補充說明；必要時極度大膽地鑄造新詞或賦舊詞以嶄新的指意；隨時使用科學事實、神哲學理論作為印證；在普通方式無法表達時使用詩意的類比來描繪；碰到他的見地會被誤解時，便隨時插入冗長迂迴的註譯：往往使短短的一句主句，嵌在很長的補助或註釋語句、插句和綺麗生動的形容句之間，才能完全正確地表達了他的思想。這樣固然引人入勝，却也因此令人費解，令人感到文筆深玄難以把握。凡譯過德日進著作的同道，一定知道個中的苦與樂的。

「神的氛圍」的主題既是討論靈修境界中難以言傳和描摹的生活經驗，所以德日進



屢次用沉思、自言自語、或和天主晤談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感受，所以除非對信仰有相當的理解或體驗的人，或許還是很難全部掌握的。不過，我們深信，只要有耐心細讀下去，到最後一定對「神的氛圍」愛不忍釋，也一定會深受其滋養的。我們謹將翻譯本書的小小辛勞獻給國內有靈修旨趣的同道，也希望他們對譯文不妥之處慨賜指正。

黃鳳梧女士在文字整理上幫助不少，願從義神父與吳經熊博士的鼓勵使譯者難忘，於此深致謝意。

主曆一九七三年三月一日

寫於臺北、耕莘文學院

## 修正譯文序

今年（一九八五）是「神的氛圍」的著者德日進神父逝世（一九五五）三十週年，中譯初版是在一九七三年由先知出版社與光啓出版社聯合發行的。初版譯本亦告售罄，原想糾正若干錯字和不很確當的標點後即再版出書。經仔細重讀譯文，覺得需要修改的地方相當多，不如重譯。於是從去年聖誕節開始按法文原著再譯。經數月的辛勞，譯事終於告成。雖然新譯文的某些篇段，讀來仍嫌艱澀，某些冗長的文句仍略有洋味；但大體上已較初譯本通順多多。謹將新譯本獻給德日進神父，作為他逝世三十週年紀念的獻禮。

譯者寫於台北耕莘文教院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四日

## 德日進簡介

### 德日進與生命整體演化說

#### 一、整體演化概念的產生

人類由於直覺的錯誤，在二十世紀初葉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宇宙的形形色色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更不敢想像它是一個正在創生中的活體。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之前，人們普遍地相信地球是靜止的；後來科學證實不僅地球繞著太陽在旋轉，太陽在銀河系中，也隨著銀河系的千萬恒星在太空中飛奔。雖然如此，人們憑著錯覺，還很少有人會想像地殼像波浪一樣不停地在昇降變化。

人們很早就理會地球上許多不同類屬的生物，不過常把它們看作生來就是如此，

從不猜測物種可以改變，種類之界可以跨越。一八〇九年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Lamarck)出版的進化論指出，生物體不斷在發展；他用以解釋進化的理論，「後天性獲得可以直接遺傳」的學說，雖然被證實為錯誤，但他發現的進化事實倒是千真萬確的。一八五九年英國學人達爾文(Ch. Darwin)出版的「物種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指出，人類在生命發展史上也不例外。後來魏斯曼(Weissman)發現的「突變」現象與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說相結合，成立穩健的生物進化說，再加上古生物學上重要化石的發現，進化的事實在學術界上幾乎已無法置疑，所令人費解的，進化憑什麼動力，有計劃地節節上進一項而已。不過，一般人還是很頑硬地抱著靜態的宇宙觀：在太陽之下，不會有新奇事態出現的想法。他們彷彿是生活在一艘龐大的越洋大船裏的人，船大而穩，旅客不感覺船身在前進，也沒有人走上甲板看過船行駛的方向；大家祇憑錯覺，以為船永久停著。德日進首先走上甲板看清了船在航行中的真相，他急著向船艙裏的旅客報告他的新發現：宇宙是一個整體，它演化成生物——有意識的生物、有心智的人，它仍繼續向著精神方向在演化。物質宇宙開出了生命與精神的花朵，靈肉綜合的人正在結更豐碩的果子。

德日進的發現使當代保守思想的人士大為驚異，招來思想界危險人物的嫌疑。德日進對他同代的人來說，是一位先知：先知通常都不被同代人瞭解，他於是被隔離，被放逐。這位看清人類命運的學人，便被放逐到中國來。可是事有巧合，這塊人類史前古文明的土地，卻供予德日進最理想的環境：一九三二年德日進和幾位中國和國際學人發現並鑑定了周口店的北京智人（*Homo Sapiens Pekinensis*）。

德日進的學術著作極多，可是除了純科學的著作外，沒有一本在他有生之年獲准出版的。「人的現象」（*Le Phénomène Humain*）的出版（一九五五）一鳴驚人，使德日進成了思想界的風雲人物。

德日進不被當代人所了解，是因為他看到了同代人所未曾見到的；他的學說無法被靜態宇宙觀者接受，他的思想對傳統的科學、哲學和神學都具有太大的挑戰性，惹來不易解決的許多難題。科學和宗教起初都各走極端，互相攻擊，後來雖努力劃清領域，各守崗位互不侵犯，可是真正的人的問題，正就發生在科學與宗教的分界線上，這塊「無人地帶」，應該是科學與宗教真理的滙合點，德日進便立志奮不顧身去做真理的前驅。

## 二、德日進的一生和著作

被譽為現代先知的德日進，是一位享有國際盛譽的古生物學家，也是一位眼光非常遠大而深睿的思想家。他也是這一世紀中，很少幾位受到熱烈擁護、或無情攻擊的思想家中的一位。德日進的名字將永久和古文化的中國連在一起，不僅因為他在中國消磨了生命中最有為的二十三年歲月，他的思想和人格也是在這個「北京智人」的古鄉漸漸成熟的。代表德日進思想，也轟動世界的「人的現象」和「神的氛圍」兩本不朽之作，都在中國完成。

彼爾·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 J.) 在一八八一年五月一日誕生於法蘭西中部的渥凡涅 (Auvergne)。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中十一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四。父親愛瑪努·德日進喜愛博物學，善於觀察大自然的景象；母親蓓蒂性寧靜愛沉思，富於宗教感受，小德日進從嬰孩時期，便顯示充分地秉承了雙親的優良遺傳。他聚精會神地觀察生活環境中的一切：堅硬和發光的東西，似乎特別使他感興趣。六歲時，開始收集鐵片、石塊、和從海灘撿來的彩色貝殼，把它們小心珍藏在屋角的一個秘密收藏室裏，隨時搬出來觀賞玩弄。有一天他在家園裏拾到一塊發光的殘叉，就在地面挖了一個洞把它掩藏起來。他後來告訴人：他愛那堅強而發光的鐵一般的神 (Dieu de fer)。

過了幾天，下了一場雨之後，他發現那塊鐵生了銹，這事使他萬分詫異：最硬的东西也在變動。

一八九七年 讀完中等學校，德日進才滿十六歲。

一八九九年 加入天主教一個從事學術傳教工作的團體，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

一九〇一年 赴澤西島（Jersey）受耶穌會哲學院的正規培育，他對神哲學和宇宙生命現象的關係特感興趣，於是一面唸哲學，一面研究岩石學；去郊外散步時，經常隨身帶著打擊岩石的鎚子和放大鏡。

一九〇五年 赴埃及一所中學教理化。他因著研究大自然而更愛大地，也更了解了進化的意義。大約就在這段時間，他讀了柏格森的新書「創造性的演化」（L'Évolution Créative, Par Henry Bergson）。柏格森發現，在物質與精神之間並非毫無聯繫；他理會到一種未知力量的存在，對生命的起源的問題比鑽牛角尖的達爾文主義者有更深一層的灼見。從此，柏格森創造性演化的學說，在德日進的思想中烙上一個深深的印。由生活在七十年代的我們來看，世界在變化，似乎極其自然，可是在五十年前這種思想

曾被認為太過前進呢！

一九〇八年 德日進赴北美索塞克斯 (Sussex) 攻讀神學，同時繼續研究岩石中的化石、石礦和黏土層。

一九一一年 在他獻身於從事宗教工作的晉鐸典禮的前夕，他也作了一個終身獻身於化石研究的決定。就在那段時間，他首次提出關於傳統二分法的不同看法。他認為精神和物質、靈魂和肉體、意識和本能，並不是兩種敵對的東西，而是同一整體的兩種情況——或說得更清楚些，它們是宇宙同一素材的兩面而已。

一九一二年 德日進首次會見法國名古生物學家波爾 (Marcellin Boule)，德日進獻身於科學的理想，頗受這位法國學者的鼓勵和嘉許。

一九一五年 德日進應徵入步兵團，當一名擔架兵。戰時的環境讓他直接接觸到奮鬥中的人，在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現象之後，他體驗到人類與人性的動態：他發現心靈層的存在。

一九一九年 從戰場退伍下來，兩年期間，他考得了自然科學碩士的學位。

一九二〇年 德日進開始寫他的自然科學的博士論文。同時在巴黎天主教大學擔任



地質學講座。這時，他結識了有名的地質學家肋華 (Edonard Le Roy)。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考取博士學位，天主教大學正式聘為地質學副教授。不久後，有人認為德日進的學說跟傳統觀念大有出入，開始不予信任。

一九二三年德日進應天津北疆博物院長桑志華氏 (Fr. Licent, S.J.) 之聘，來華參加東蒙古的勘察工作，這便是所謂德日進的「亞洲探險」的開端。

一九二四年春德氏去戈壁勘察，過後曾帶多種化石回巴黎，與聞名的自然科學人士交換意見，從那時開始他已全力保護進化論了。

一九二六年再度來華，偕同桑志華氏數次去蒙古、黃河流域等地作考古勘察。

一九二八年赴紅海岸，法屬索馬利和阿比西尼亞等地勘察，後回法作短期逗留，同年十二月回中國，正趕上北平周口店的第一次地層勘察工作。

一九二九年中國地質調查所聘德氏為學術顧問。

一九三〇年德日進參加美國博物院主辦的亞洲地區的勘察工作。

一九三一—三二年德日進和若干中國學人及國際地質學專家從事周口店的挖掘工作，發現人的頭蓋骨化石，經德日進鑑定為「北京智人」(Homo Sapiens Pekin-

ensis)。

一九三二—三八年的五年間，德日進去法、美等地斷斷續續到處講學，同時繼續在中國南部各地，長江流域、四川、廣西、廣東、印度中西部、爪哇、緬甸等地作極廣泛的勘察和挖掘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月，回華不久，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日進被困居在北平。同年法國巴黎地質學及古生物研究所聘德氏為實驗室主任，德氏始終無法回國就職視事，在漫長的戰時歲月中，也無法做實地挖掘的工作。

一九三九—四〇年，完成一年前起稿的「人的現象」。

一九四六年，德氏重回祖國，和赫胥黎博士(Sir Julian Huxley)結為摯友。

一九四八年，德日進渴望「人的現象」早日出版，把手稿寄呈羅馬出版檢查處，惜未獲准出版。

一九四八年，德氏心臟病發，醫生囑他易地休養，他就去美國，趁機接觸了許多北美的科學人士。

一九五〇年，德氏膺選為法國科學研究院院士。保守分子再度敵視德日進，使德氏

無法在他心愛的祖國工作，一九五一年，德氏的上峯深怕他惹出太多麻煩，不得已只好授意他再度赴美講學，同時完成他的科學著作。

一九五四年春 德日進從南非考古後回國，在巴黎作了一次純學術性的演講，又激起了反對者的狂熱，逼使德日進不得不縮短講學的日程，匆匆回到他的紐約實驗室——他的避難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 復活節傍晚，正和朋友們暢談時，心臟病再發，在紐約逝世，結束了多折磨卻極成功的人世旅程。紐約哈得遜河畔，天主教耶穌會的陵園裏，安息著這位謙和樂觀的學人的遺體，墳碑上祇簡單地刻著這幾行：彼爾·德日進，耶穌會士，生於一八八一年五月一日。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九日進耶穌會，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逝世。息止安所。同年夏天，德日進全集的第一冊：「人的現象」出版。這本被迫延擱了十五年之久的書，終於由卅二位科學家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和德日進家族中二十六人組成的另一個委員會聯合出版了。在扉頁上，還註明本書在荷蘭王后瑪利霍珊的保護之下。「人的現象」的出版轟動了歐美，數年之內傾銷了數十萬本。此後，德氏的其他著述一一相繼問世。他的哲學思想的論著，更成爲擁護者及反對者熱烈討論的對象。

## 告讀者

爲能瞭解這本書的內容和它的敘述方式，讀者必須掌握住寫這本書的主旨和精髓所在。

這本書並不專寫給那些在信仰上已紮根穩定的基督徒唸的，他們在本書內不會有新的發現；它是爲那些正在內心與外界動盪中生活的人寫的，那也正是爲那些和教會比肩而行，卻沒有全心投身於教會，或竟想超脫教會，離它而去的人寫的。

由於過去一世紀以來的許多變遷，隨著我們對經驗世界的表達方式，許多事物的倫理價值也隨之改變了。「人類的宗教理想」也明顯地有了新的趨向，而且所用來表達的詞彙，看來似乎和「基督教理想」不再相符。

於是，那些由於所受的教育或基於本能而傾聽「大地之聲」的人，便開始疑懼隨著福音的路線走，會錯了步子，或使自己受損折。

用一種可以掌握的例證，即可顯示那些憂懼是虛構的。因最合傳統的基督教義，如

洗禮、十字架、在聖體內與神結合等，都可以用最符合現代人企求的說詞來表達。這就是寫這本「生命的嘗試」或「生命的內在透視」之書的目的。

但願這本書有助於指出：亘古常新的基督，並未終止為全人類內的「第一人」。

## 聲明

我們企望把心靈在「明路」緩步前進中，逐步顯示的一連串可能發生的內心景色，記錄在這裡。

讀者不必驚奇：表面上我們給倫理的「惡」與「罪」的篇幅如此少，是因為我們所關心的靈魂，是那些已從罪的方向回了頭的人們。

請也不用擔憂我們通常不明白提到聖寵的效用。這裡，所研究的是在意識所及的心理範圍中現實具體的「受提拔的」人。至於自然與超自然天主的影響和人的作為，就不去分別了。但，即使言詞不足表達這點，事情本身却是到處隱涵着的。不僅因為大家理論上承認它是一個實體，也正因它是活生生的事實，聖寵的觀念遂滲透於字裏行間。

## 引言

### 「我們在祂內生活」

當代宗教思潮的富藏及其紊亂，無疑是在我們週遭和我們內，顯示世界的一元性及其偉大。在我們週遭，現代科學無止境地拓展了時空的深淵，不停發現宇宙內各樣東西之間的新的關係；在我們內，因著這些令人興奮的發現，一個來自同源、且有同感的內在，被發現了，對那雖與人類同樣古老，至今却只在幻夢狀態，而未認真地活過的世界，豁然覺醒而穩定起來。趨望一個更大、更具組織的「整一體」的靈感與企求，同時在各處出現。思想家用高深細緻的方式來表達，一知半解者以天真幼稚的方式來表達，其內容却都是這種預感：某些未知的能量可以用到許多嶄新的領域裡去。今天，幾乎像家常事一樣，到處可以碰到一些毫不故作且很自然地深信自己是宇宙中的一個活原子和宇宙公民的人。

這個團體的覺醒，像一個使個人意識到生命的真正幅度的覺醒一樣，必然對人類羣衆激發一種深沉的宗教反應：敗興或興奮。對某些人，世界顯得太大。在這麼一個整體中，人迷失了，他算不了什麼；人只有被忽視，只有消失。對其他人却正相反；世界顯得太美了，人應該崇拜它，只崇拜它。

有些信仰基督的人，和別人一樣，還沒有感受到這些焦慮或魅力。對這本書他們不會感到興趣。可是，也有別的基督徒對剛升起的星球（大地），感到害怕或是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福音上的基督，憑那些看世界只限於地中海周圍廣度的人所想像所愛戴的基督，是否還能夠涵容今日已驚人地擴大的世界，且作它的中心呢？世界難道不會比「雅威—神」顯得更廣寬、更深切、更光耀呢？它不會使我們的宗教垮台，使天主晦蝕嗎？

許多人（我曉得，因為我屢次，也到處碰到過：）或許還不敢坦白承認這種憂慮，可是在他們內心的深處，這種憂慮已經覺醒。這本書就是爲他們寫的。

我不準備談形上學或護教學的問題，可是，我願意與跟隨我的人一起到「亞高拉」人民廣場去，在那裡，我們將一起聽保祿向亞來泊奇的羣衆說的：「天主創造人類，目

的在使人找到祂——祂是我們以生活中的摸索，嘗試去把握的天主——祂是我們生活於其內，像大氣一樣無所不包、密契不離的神。祂四面八方地包容着我們，就如世界包容着我們。你要擁抱祂還需什麼呢？只一件事：看清祂。」（註）

不過，請你像我一樣，站在這裡，仔細看去。這個有利點並非只限於少數幾個特選者的險峰，它是由二千年來基督信仰所建立的堅實的瞭望台。你將很簡單地看清：兩個引力相反，致使基督信仰紊亂的星極彼此熔接了起來。沒有任何混雜，一點也不含糊，天主，基督信仰中心的真實天主，將擁佔整個宇宙，也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宇宙，這個以其廣袤遼闊，或其異教色彩而使人無限驚惶的宇宙。天主透入宇宙，就如同光線透過水晶體；因着形形色色不能勝數的受造物，我們遂處處碰觸得到，且處處見到祂在工作；

註：德日進晚年時，在兩種自傳性的作品中，重新談到了神的氛圍。他發揮「看清祂」的涵意說：「在我生命的過程中——也由於我整個的生活經歷——『世界』漸漸在我眼前照明起來，炙燃起來，直到我周圍的一切，從深度變得完全透明：『和大地接觸而經驗到的是：天主在一個變成火熱的宇宙中心顯示自己。基督便是宇宙的心臟，祂是足以深透一切的火，祂漸漸蔓延到各處。』」



祂是那麽親近，同時又是那麽遙遠。

如果你會調整你的視線而發覺這奇景，我可以保證，你必將忘掉在大地之前所感到的虛幻的恐懼。你只想叫喊：「主，巴不得世界再龐大一點，再大一點，這樣，我才能因著跟世界更深更廣泛的接觸，而把握著祢，也被祢把握住。」

我們在討論中將採取的路線是很簡單的，因為在經驗世界中，每個人的生活平分爲兩部分：工作與忍受，爲此我們將先後討論工作的領域和忍受的領域。在這二部分中，我們首先覺察天主按照祂的許諾，縱使不先來找我們，亦情真地在世物中等候着我們。接下去，我們將驚異於祂所顯示的超凡出衆的親臨，絲毫不減損人性行動的和諧，反給它帶來了真正人性的姿態和他的完滿。討論了我們生活的兩部分，也就是說明了整個的人世顯得滿盈着天主，剩下便是把這處處包容着我們，却又超越着一切的氛圍的美妙性質指點出來就是了。

祇有在這個氛圍中，我們纔能建設起來，而後，才能夠呼吸着完全自由的氣息。

第一部分 行動的神化作用

(下頁註)

在那可以平分我們生活或構成我們生活的兩部分中，就其所顯示的重要性和我們所給予的評價而言，首要的是行動、奮發和發展的領域。當然，有作用，一定就有反作用。我們也知道，正如聖奧思定所說的，在我們內，沒有一樣東西，就其淵源和深底質而言，不是「在我們內却並不來自我們自己」的東西。當我們似乎完全自動地致力於一項行動時，我們還是局部地、被那些我們自以為操在自己手中的事物所引領着。此外，我們活力的伸展，究其實，也只不過服從於一種生存與成長的意志；其變化的強弱，與無數呈現的姿態，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在第二部分的開始，我們將再討論這些基本的被動因素中，有些是摻和在我們內在本質的精髓之中的，別的一些，則漫佈在那些稱之為「個性」、「本性」、「好運氣」：等一切普通原因交織而成的整體之內。現在讓我們注意生命中最直接和最普通的事項。任何人都能夠分辨清楚什麼時候是主

註：在這裡尤其該記住上邊「告讀者」末所說過的話。當我們說「行動」，我們取這詞的通俗意義，絕不否認在靈性經驗層下聖寵與意志間所發生的種種。我再說一遍，在天主內，最神妙的是：在祂以外我們絕對一無所有，絕對的烏有。假如把那使人想起潘拉強主義，或意志主義的東西摻雜了一點進去，對明眼人來說，便足以立刻破壞「神的氛圍」的幽美。

動，什麼時候是被動。我們先探討主動行為佔優勢的那個階段，設法看出天主怎樣施展祂的能力，幫助我們的行為得以圓滿發展，並設法進入我們的生命。

## 壹、行動使基督徒聖化的問題

按信道神學而言，行為能使人成聖，是再正確不過的。聖保祿曾說：「你們不論做什麼，要靠吾主耶穌基督之名而做」。「靠耶穌基督之名」這句話，按照最受尊重的傳統意義，是指在和吾主耶穌深深的結合中而做的事。聖保祿在邀請我們「穿上基督」後，豈不也雕琢出了一連串深具涵意的話——諸如「一同辛勞，一同受苦，一同死亡，一同復活」等出名的字眼——藉以表達整個的人生，在某種方式下，應該和基督的生活合一？大家知道我們正在討論的生命的活動，並非僅指宗教活動，譬如祈禱齋戒施捨等所謂「熱心」行為。它指整個的人生，包括那些所謂「本性」層面的一切活動；因為教會宣告整個人生是可以聖化的，正如聖保祿所說：「你或吃或喝都要在主內……」整個教會的歷史也在指證這點。大體上說，自上教宗莊嚴的宣告或教父們身教所標榜的至理，下至

每一位聽告解的司鐸在悔罪聖事的隱密中所謙虛授意的，都在說明聖教會無時無刻不在春風化雨般指證、強調，並在主內提昇本位職務，尋求自然真理，並發展人的活動，使之真的人性化。這是一件不爭的事實。但它是否合理，也就是說，在理論上它是否和基督的基本精神相協調，那就不明顯了。天主神國的遠景在展露時，怎能不干擾人類活動的結構與平衡呢？信徒怎能憑最深的基督精神，全心傾注於他的人世職責，一如他一心嚮往天主呢？這便是驟視之下不明朗的一點，事實上這點也困擾了好多人。問題是這樣的：從信經最神聖的信條中，基督徒認為繼現世之後，有另一段生命；它的喜樂艱苦，它的一切實況與目前宇宙的現況是不成比例的。僅僅這種不成比例的差異，已足夠使人厭棄大地了，何況又加上一種積極的判定，與鄙視世界的污染和墮落的道理。諸如「完美在於脫離俗世，在我們周遭的是一撮足以輕視的灰土」等論調。信徒在閱讀時或隨時可以聽到的都是這些嚴肅的話。他將怎樣在這些話，和他從同一師傅那裡普遍地聽到的另一種指示，以及大自然深深銘刻在他心中的：應該讓外邦人看到「忠於職守、辛勤工作，在人生各條路途上勇往直前的榜樣」之間取得協調呢？

我們姑且不談那些個性怪僻，和不作上進打算的懶惰人，他們認為何必為增進知

識，或爲組織一個更美好的生活而操心勞力——既然在咽氣之後（正如有魯莽地告訴他們的），有一個比現世百倍美好的生活等他們去享受？此處，且容許我引用這句話：「他們只屑得用指頭尖端，稍微碰碰，就算盡了人事了」。另有一些人（任何靈修輔導都會遇到過的），竟被這些話給害死了。他們經常被困擾而成了癱瘓，這些心靈，迫切需求內心的一致，却成了靈修二元論的犧牲品。他們一方面有一種極其明確的本能，混合着對存在的愛好、和對生活的興趣，這吸引他們樂於創作和求知；另一方面有一個「愛天主在一切之上」的超意志，使他們心有所分，怕在感情上發生偏差。確然，在他們生命中最靈性的層面裡，有着兩顆勢均力敵的星球所激起的漲潮與退潮；這兩種對峙力量，便是天主與世界。兩者中該朝拜那一個呢？隨個性強弱的不同，這種衝突終於形成下列三種狀況之一：有時信徒壓抑了對於物質東西的興趣，勉力着只追求宗教上的興趣；他試着盡量拋棄現世的東西，而生活在神化的世界中。有時，因着內在阻力而厭倦，他把福音勸諭拋置腦後，選擇了活出一個看來更真實、更合乎人情的生活。有時——這也是最通常的——他不再設法尋求瞭解；他既不全心向主，也不全心向物。這在自己眼裡是不完美，在別人眼裡是虛偽，他苟延着模稜兩可的雙面人生活。請不要忘記這裡我

們談論的是活生生的經驗！

爲着不同的理由，這三條出路，都是堪慮的。不論是走錯路子，或是對生活厭倦，或是做雙面人、有雙重性格，結果是同樣的惡劣，一定和真正的基督信仰所應引領我們到達的境界背道而馳。不容懷疑，還有第四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是發掘怎樣因渴求最大的完美，對「本性」不作絲毫讓步，愛天主與健全地愛人世彼此協調，使脫俗的努力，與發展世界的努力相互融洽，且使兩者相輔相成。

試看屬於我人努力的神化作用的問題，有兩個解決的途徑：第一個是不完整的，第二個才是完整的。

## 貳、不完整的解答：行爲的價值只在意向

說得乾脆露骨一點，一個不完整的解答，指出人的活動是否有價值的關鍵，在於做這活動時所具有的意向。某些靈修導師在被問到怎樣可以輕視世界，專心於天主？怎樣可以愛他們所作所爲？由於教會認爲教友不該行動較別人少，而該在行動中勝過教外人，

所以概括表達如下：

「親愛的朋友，你願意使你的人世工作有價值，而教友和靈修觀點却似睥睨那些價值，那麼，請你將『善意』這美妙的東西注入於你所作所爲中去吧！淨化你的意圖，這樣做，連最微小的行動都將滿溢着天主！」

「很清楚，就行動的物質面看，它們不具確定性的價值。諸如人們找到了一條真理，多了或是少了一個現象——人們是不是做了一個美妙的曲子或畫了一幅美麗的畫像……人們對現世成功或不成功……這種種對於『天國』一點直接的關係都沒有；那些發現和創造，一點都不會進入建造新耶路撒冷的磚石堆裡去。可是，在那裡，可以留下烙印，可以永遠存留的，是你在各種事上，符合了天主的旨意。」

「明顯得很，天主並不需要你小心翼翼地活動所創造的成果，因爲不用你，祂也能夠自我給予。祂所關心的、所渴望的，只是你忠信地運用你的自由，你在周遭的東西之上更喜愛天主。」

「要明白，在世上的一切東西，彷彿只是讓你鍛鍊心神的一些材料而已。你活在一種考驗中，天主要審核你是否可以進入天堂；站立在祂面前，你是在受試探。爲此，大



地的價值和它的成果，沒有多大關係。問題在乎你怎樣取用了這一切去服從和愛天主。人世的目的就其本身說，沒有一點價值。不過，當它給你一個機會向天主證實你的忠信時，便值得你愛它。」

我們無意說這些話已經照字面說清楚了，但我們認為，這些話暴露了許多靈修指導中的涵意。不論怎樣，我們曉得，這些話相當正確地流露了很多聽眾和被領導的心靈在聽了這樣囑咐以後，所瞭解和所記住的。

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對這些導師所建議的態度該怎樣看呢？首先，這態度含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真理。它合理地強調了意向的基本作用——我們後來也要再說的——它真是使我們內心世界開放於天主的金鑰匙。它有力地說出天主旨意的真價值，它對於信徒一如對於他們的神聖典範耶穌基督，使現世之糧變成滋養心靈的精髓。在形形色色多元的人類事業中，顯示了一種恒常的氛圍，讓我們生活於其間而不須與遠離。

這些輪廓，是我們所尋求接近解答途徑的初步和要點。我們堅信在即將提出的、更令人滿意的計劃中，它將完整地保留着。不過，我們感覺這些建議缺了點我們內心安寧與愉快所渴望的東西。吾人的努力因着好意向，給我們一切的作爲注入了一個寶貴的靈

魂，因此而發生神化作用，可是並未給予那些工作的本身一種復活的希望。我們正需要這個希望，才能完全滿意。——能曉得，如果我們愛天主，我們的行動中有某些東西將永不消逝，這已是一件大事；可是我們的頭腦、心和手的所作所為，我們的成績、事業、工作是否也受到某種程度的拯救而成爲永恒呢？一定的，天主！因着祢自己在我們意願中放入了這樣的企望，它們必將成爲永恒。因爲我願意，我也需要它成爲永恒。我願意它是如此，因爲我情不自禁地愛着那些因祢的不斷幫助，讓我實現的一切。在我內或我周遭，在大地上有人以來初次顯現的一切美妙和新奇：思想、物質成就、和諧、情愫、巧笑或美盼。我愛他們一如我的孩子一般，我無法相信能有如此表現的肉軀終將整個歸於烏有。

假如我認這些東西終必枯萎，當初我怎會給他們以生命呢？我越分析，也越發現這端心理學的真理：除非人隱隱相信他的工作，縱使微乎其微，至少也迂迴婉轉地在建設一種永久性的東西，那就是在做祢——天主自己的工程，否則沒有一個人肯彈動一下他的小指頭的。

以上這種說詞，對那些只知行動而不知徹底批判的人看來，似乎怪誕離奇。不過，

這倒是人類行動的一條基本法則。要使你那被賦予的微妙可以自由可以發動活力，人們不折不扣地需要一種「絕對者」的引力，不折不扣地需要祿——天主的引力。從此可知，一切動搖我堅信「人憑努力創造的績效，在天國裡有其價值」的種種，都無救藥地降低我行動的能力。

主，請指示給祢的信徒「他們的事業將在祢的天國裡伴隨着他們」這句話的意義是如此的真實。不然的話，人們必將變成懶得不愛管事的傭工了。即使人性靠着本能勉強堅持不夠明朗的宗教上的猶豫和詭辯，人們也必感到內心的分割和干擾，且也必然要說：天國之子，在人世領域中，不會有自信心去跟大地之子平肩較量的。

### 參、確定的解答：人的努力協助世界「在基督耶穌內」完成

救恩的整體計劃，或人類行爲的神化，可概括在以下簡短的推理裡：在我們的宇宙間，有靈氣的人是在主內，爲天主而存有。在人周遭的任何實體，包括物質東西，乃是爲具有靈氣的人而存有的。

讓我們深究一下這三段推理法的三個命題，命題與其中的關連不難掌握。該注意的是：懂語言是一件事，能深深悟到那語言所寧靜而有力指證的、那驚人的世界所涵有的無限富庶，却又是另一件事。

一、在我們的宇宙間，有靈氣的人是在主內，為天主而存有。

這個大前題只表達天主教的基本信仰而已——別的信道無非是這條信道的註釋或界定。它不需任何證明，它却等待我們的思想予以有力地接納。任何靈魂都在主內為天主而存有。不必強按法律關係，以一種東西怎樣屬於物主的關係去講解我們的生命怎樣屬於基督。這項從屬關係比我們想像的更密切而自然。毫無疑問，畢竟宇宙的完成——聖保祿稱之為「圓滿」(Le Plérome)，是一種有生命個體間的共融(諸聖共融或「相通功」)，所以在我們思想中必須用社會關係的類比來表達。不容懷疑，唯物論或汎神論會趁機混入，想用一種強有力却也是危險的表達方式——用有機體的類比去表達神秘思想；為避免這種偏差，許多神學家(在這點上他們比聖保祿膽怯的多)不喜愛看到有人把奧體內、肢體與首腦間的聯繫說得太現實。可是，這種審慎不應變成膽怯。

我們不想深入地瞭解聖教會對人生價值、來世賞報的應許，和喪亡的威脅之訓導呢？（唯有在深入瞭解之下，才能知道那些訓導美妙而令人折服）——我們在無需拋棄任何構成靈魂之自然本質之自由與良心的活力的條件下，必須理會到，在降生的聖言與我們之間有着一種聯繫，它和那在世界導致一切有關元素建設成一個「大自然整體」的聯繫同樣有力。在這裡，無需找一個新名詞，來指示這種突然使人世間最溫和、與有機結構中最不相讓的一切，水乳交融地調和起來的隸屬關係的超越性能，我們就像過去一直這樣做的，叫它神秘的聯繫好了。

不過，這個名詞，不僅不含有任何減弱的意味，反之，由我們看來，却更是增強和更是澄清；是一種物理世界和人世各層面所給予我們的實體和嚴格的例子中最有力的聯繫。

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可以毫無畏懼地前進，而不越出正軌。因為，如果不就表達方式，而是就事而論，在我們天主的教會中大家同意這點：因着天主降生成人的事實，我們的靈魂已完全納入基督內，以祂為中心了。

二、現在，我們加上一句：「在我們的宇宙裏，一切心靈在基督內走向天主，形相界的一切，也是爲『神』而存在」。

按我們所提出的方式，這個小前題具有宗旨論的色彩。這可能使那些具有實證論傾向的人難以心服；不過，我們只用它表達一件無可爭辯的自然事實，那就是：我們的精神部份，經常不斷取用可觸摸的世界無數的能，來滋養自己。這一點也不待證明。祇要張眼看，便看得清楚，看清實在存有的事物。遺憾的是：我們生活在錯綜交織的許多宇宙影響力之間，一如我們生活在人羣中，或在億萬顆星球之際，却意識不到它們的偉大。如果我們要充實地活人性的生活，和基督信仰的生活，我們應從那些使我們無視於離我們太接近，或爲我們太大，因而不曾察覺的事物中超脫出來。我們值得做一種有益的練習：從我們自己意識到的最人性層面起步，透過世界去追蹤我們自身的根鬚。我們必將驚奇地發現，我們和整個宇宙的關係是如此的廣濶和親密。

要談談我們生命的根嗎？它首先深深投入於無法探測的過去之中。那些有一天被我們的靈魂活化的首批細胞是多麼奧妙呀！我們自身投入其間的，先後重覆影響所形成的

怎樣不可分析的綜合！因着物質，在我們每個人內，局部地展現了世界的整個歷史。不管我們的靈魂是怎樣的獨立體，它承繼的却是已經被整個地球的活力美妙地加工過的存有；它在一個確定的層面上碰到了「生命」，和生命一拍即合。生命一旦在這特殊點上投入了宇宙，它便感到自身被宇宙活力的巨流團團包圍和滲透，被激發着去組合、去同化。注意觀看我們人的周遭：浪潮從四面八方，也從地平線下噴湧而來。經由各個管道，感性世界以它豐富的資源浸潤着我們：肉體的養料，眼目的營養，和諧的音韻，使人心胸滿足的種種，以及那不認識的現象和新的真理；這一切珍寶，這種種激盪，一切的召喚，時刻不斷地從大地的四極，剎那間在我們意識幕上飄拂而過。它們來到我們內幹什麼？不管我們只像懶惰的工人一樣，懶洋洋或迷迷糊糊地接待了它們，它們還是來到我們身上。這是爲什麼呢？它們將自身摻和到我們靈魂最深密的生命裡，去發展它或是毒害它。且讓我們觀察片刻吧！我們必將信服感到興奮或是憂憾。如果一件最微不足道地上之糧，已經足以深深影響我們最靈明的官能，那麼具有無限深入力的音樂，用它抑揚頓挫的音符、言語，和思想，所帶給人的又將如何呢？在我們身上沒有一個肉體部分，可以不需靈魂的滋養而能飽飫的。肉體所接受而開始轉化的一切東西，都需要

靈魂予以昇華。當然，靈魂是按着自己的尊嚴與方式去完成的。可是它離不了宇宙的廣泛接觸，和瞬息不斷的辛勞的塑造。在有靈的人內，為自身的幸福和風險，進行着使靈魂所持有的理解力和愛的能力得以完成它非物質的個性。我們不太知道：當我們面對面享見天主的最終行動時，我們的自然官能將怎樣，並以何種方式享見天主。可是我們不能懷疑，在現世時天主所給予的眼睛和心，靠天主的幫助，必將通過最後演化，成為適合我們每人的，一種崇拜的力量，和能夠享受永福的能力。

靈修導師們反覆地說：天主要的是我們的靈魂。為正確地瞭解這句話的意義，我們不要忘記：靈魂即使按傳統哲學所想像，是個別創造的，但它在出生、成長上，都和它所由生的宇宙分不開。在愛每一個靈魂之時，天主愛了、也拯救了完整世界的一部分。因為這個靈魂以一種獨特而不可言傳的方式，濃縮綜合了整個的世界；它不是現成地給予我們的，也不是在我們意識覺醒的第一剎那，就早已完成的東西，而是我們該憑着自己的行動，勤謹地把散佈的元素匯集起來的。海藻辛勤地把瀰撒在無邊際的大海中的微量物質吸入它體內的纖維中加以濃縮；蜜蜂細心地把散佈在許多花朵上的甜液釀成蜜；凡此種種，都只是世界上各色各樣的能，在我們身上受到改造，而構成精神的一幅素描



而已。

爲此，每人在現世生命的過程中，不僅要顯示服從和馴順，還該從自身最附屬於自然的層面開始，忠信耿耿地把大地的一切元素，建設成一個大「器」。在他有生之年，使自己成爲大地之靈；同時，雖然密切注意他個人的成功，他也在致力於另一個大工程，那就是一個遠遠超出他個人成就的企望：世界的完成。在傳播基督救恩的信道時也不應忘掉：世界的整體觀，是由不同的心靈所形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先後出生的人，在團體中成長，也將在集體中完成：世界也必須經歷一種廣泛的整體發育過程。在整體實現之前，每一個個體所顯露的成長，雖令人歎美，但僅是全部樂章的一小段插曲而已。靠着我們每個人的靈修努力，從物質開始，慢慢累積而使世界變成天上的耶路撒冷或「新的大地」。

三、現在我們把三段推理法的大前題與小前題並列起來，以便掌握兩者間的連繫和結論

如果我們所信：「靈魂因緊緊結合於基督，而進入天主內」是正確的，且如果普遍的的心理分析學的發現：「感官方面的東西活生生地進入靈魂最精神的層面中」也是正

確的話，我們就必須承認：從上至下震撼和引導宇宙一切元素的歷程只是一個。我們更清楚地看出，基督君王，像似一個大的太陽，在我們內心的世界上升起；披戴着世界的基督，或可稱「宇宙性的基督」。宇宙的一切，一步步，一節節的終於跟一個最深處的核心連繫起來，「在祂內得以穩固」。從這核心湧出的活力，不僅在人類操作的「超性」和「有功勞」的高層中發生作用，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也投射其援救的高能量進到物質內；它深深透入，直到低級能量的陰暗的底層。這個「降生成人」的化工，要一直進行直到一切物體中所涵有的「被選元質」都受其化育：最先是我們的心神先被神化，再則，我們的靈魂因與耶穌相合而達到確定性的圓美核心時，「道成人身」的奧蹟才算告成。那時經上的話才得印證：「那往上昇起的，莫非就是那首先降來充滿一切的一位」。

基督激勵我們和祂合作，使基督體，由一切受造物開始，直到基督奧體得到圓滿。這是聖保祿向我們所說的。我們或許會想像創造工程早已完了。這是個錯誤的想法，創化愈來愈美，且仍在世界最高層次中進行着：「一切受造，現今還在生產的呻吟中。」連我們手上最卑微的工作，也是為着完成這個創化呢！在此，才顯示我們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因着物質、靈魂、基督三者的結合，我們不論做什麼，我們便把一小部分的存

有，帶回天主身邊。透過每項作爲，實在地，雖然微乎其微地，我們正在建設這個「大圓滿」，也就是說，我們使基督更臻完美。

## 肆、用行動和天主合一

我們的每一項工作，都直接或間接，或大或小地影響着精神世界，都協助基督奧體得以完整。在此，我們也有了較完整的答案：我們怎能按照聖保祿的邀請，在我們積極行動的生活中，看到天主？真的，因着正在進展的「道成人身」的奧蹟，由於「神」如此深入於受造物的活力中了，要碰到祂，擁有祂，除了在我們的活動中，再也沒有一個更合適的氛圍了。

首先，在活動中，我投身於天主的創造能力，與這能力配合，我不僅成爲天主創化的工具，也成爲祂活生生的延伸。人的最深處莫過於他的意志，在投身於天主時，我的心，在某種形式下，與天主的心相融合。這種接觸是恒常的，因爲我常在活動；而且，由於我對天主的忠信以及對祂嚮往的熱忱是無止境的，因而可無限止地，永遠更深地同

化於天主。

在和天主結合中，靈魂並不停下步子去享受，也沒有忘掉行動的物質目標，這活動難道不就是一種創造的努力？求成功的意志，對自己要完成工作的某種熱忱，是信實地做一個受造之人所不可或缺的。所以，真心誠意地為天主而切願有成就，無止境地追求成就，也成為和那賦予我們活力的全能者結合的另一因素。

使我們的意志在簡單的日常操作中，和天主的旨合一以後，大家同心合意去愛那要創造的成果時，最美妙的是：在完成的工作中，我們將驚喜地發現，天主就臨在其間。

這個結論，是直接從方才所說的，自然活動與超自然活動原本是緊緊連繫在世界中的理由，所歸納出來的。我使自己成長，或是使別的東西成長，也必同時增加我愛的能力，和更拓展基督為造福於世界的統御。我們的工作，看來像是賺得每天糧食的方法，實際上它的功用遠超過這一點：靠着工作，我們完成自身和天主結合的工程；靠着工作，我們使那個與主結合的神聖實體——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也成長了一點。為此，不管我們的人世職業是藝術家、是工人、或是科學家，只要我們生活得真是一個基督的人，我們便可安心投向工作的對象，一如衝向我們自身的圓滿一樣。說實在的，我們如此

說，無意高揚或誇張，只是述說我們在面對最基本的信道和經驗時，所自然發現的：天主是我們全心投入於工作時，可以接觸得到的，雖然祂也是永遠超越着我們。這項神化的奇蹟，只能用大自然正在進行的潛移默化來比擬：神化工作——不減損自然的價值，却予以聖化，一點也不干擾人類追求完美與整合的努力。

## 伍、人的努力使基督徒完美

我們上邊說過，有人或許會害怕人的活動因基督信仰的介入而受到嚴重的干擾。追尋天國，期待天國是否會使人對現世事物的關心轉向，或者至少會使人對人世的興趣減少？讓我們看看怎樣能避免如此，且不該是如此。天主與世界，就在我們眼前，在行動的領域中連了起來。不，天主並未使人的視線，在時機尚未成熟前，對祂要我們做的工作分心；因為祂表示自己就在這些事上讓我們覺察到祂的臨在。不，在祂的強光中，並未使世上事物的個別目標消失：因為和祂深深結合，正有待於我們是否精細週到地去完成那最小的工作；讓我們在這端基本真理上反覆熟練，直到這個真理的每一個字和它的

意義都很熟稔。天主不在一個可觸摸的領域之外，祂離我們不遠，反而，祂在最有生氣、最具體的事物中，時時刻刻在我們當前的行動和工作上等候着我們。祂彷彿在我的筆尖上，在我的錘頭上，在我的畫筆上，在我的針頭上，在我的心頭和思念中。當我忙着去完成我的一點一劃，一錘一敲時，我才能把握到我深深願望的最後「目標」。就如人類業已控制了驚人的物理能，去完成精密的工程，天主大能的吸力也控制了我們脆弱的願望，和我們小小的追求，却絲毫不加以損害。

天主不是來干擾，不是來窒息，而是使人更有生氣。祂在我們靈性生活中注入一股更高的整合力，使人各按其所採的觀點，去聖化人類的努力，或是說：使基督徒的生活更人性化。

### 一、人性努力的聖化作用

說十之八九上教堂的基督徒，還活在「從事人世工作是靈修的累贅」的情緒中，並非是誇張之詞。他們儘管試着放準工作意向，也把日常工作獻給天主，心中還是不免有「在辦公室、研究室、在田間或工廠中消磨的時光，是一種使人分心於崇拜的思想」。

當然，不可能不工作，却也不可能像終日悠閒地專務祈禱或宣道人那樣活一個深沉的宗教生活。他們只能從生活裡保留幾分鐘爲天主工作，大部分的美好時光却被物質焦慮所佔或是貶了值。在這種情緒下，大多數天主教徒，事實上便活着雙重人格或左右爲難的生活：他們必須脫去人性外衣，才能使自己相信是基督徒，而且祇是個低級的基督徒！

讀了以上所說，天主領域的遼濶和神奧基督（或宇宙基督）的要求後，不難理解那些疑慮是多餘的；而基督信仰所指示的，本位工作使人成聖的論題，也就明朗化了。不錯，在我們的日程中有着爲祈禱與聖事所特別保留的寶貴時刻，如果沒有這些跟天主更直接、更具時效的交往時間，我們雖懷有最誠意的願望，雖沒有完全沉淪於世界中，天主永常親臨的衝激和我們對祂的意識，還是很快會減少到只成一種空無的。不過，除了這部分爲和天主相遇而忠誠地保留的時間，可以專注於與主交往——（也就是認天主超越任何世上的事物）。爲什麼要怕那最平凡的職務、最煩人或最引人的事會逼人離開天主呢？且讓我們再說一次：因着創化，更因着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德能，爲明眼人，在世上沒有一件事是庸俗的了。對那些能看清楚的人，也就是說，對那些能在每一受造物中，分辨出在被選的存有中都含有一小部分的東西已接受基督的引力，因而踏上完成之道的

人，一切都是神聖的。讓我們承認：有天主的幫助，連物質世界和自然界的一切，都能使我們的辛勞，和建設天國緊緊相關。透過你的工作，「天」在向你看，吸引你歸向祂。在你離教堂走向喧嚷的市區時，會感到自己正繼續沉浸於天主內。如果工作使你感到乏味或疲倦，要想想那工作是不斷地提供在天主的生活中進步和休息的資源。如果工作使你振奮，那麼就讓那由「物質」通傳給你的精神振奮，變成渴望天主在祂的化工中更被認識與愛慕之情。在任何情況下，不管是吃喝……終勿同意去做那從開始就看不出、最後也不會追求，且在基督內無任何建設價值和意義的事。這不僅是平凡的得救之道，而且也是按各人不同身分和召喚的成聖之道哩！作爲一個受造的人，「成聖」究竟是什麼？豈不是盡其所能地結合於天主？什麼是盡其所能結合於天主？豈不是在基督周圍組織起來的世界中，善盡一定的職守？因爲不管高低，這些職守，由於自然或超自然的安排，都是爲組成基督體而存在的。

在教會內，我們見到很多不同的組織，其成員，努力修練某種特殊的德行，譬如聖愛工作啦、貧窮超脫啦、莊嚴的禮儀啦、佈道啦、默觀啦等等……爲什麼沒有一批人獻身，用自己的生活，標榜努力奮發對人類聖化的功能？爲什麼沒有一些人，懷着同一宗



教理想，清楚完整地指證：任何世俗職務都可以、也應該發生神化作用？總之，爲什麼沒有一些人，在他們的思想、藝術、工業、商業、政治等領域中，個別發揮高超的精神，去專務那構成人類社會結構的基本事業呢？

在我們的周遭，每一時代的聖德所從而取得的所謂「本性」的成就，往往讓那些不可知論者或沒有宗教信仰的世俗之子去做。他們不知不覺地，顯然並非自願地，通力協助天主國的完成，也使被選的人達到完美；他們的努力，超越並糾正了那不完整或壞的企圖，被那位足以馴服一切的「能」派上了用處。可是，這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只是人性活動的組合過程中一種暫且如此的階段而已。從搓揉麵團的雙手，到把麵餅祝聖成爲聖體，這宇宙的大祭餅，都應該以崇敬之心去準備和處理的。但願時間來到，人們終能悟到：有一種密切的連繫，貫串着世界的各種活動，都在從事「道成人身」——（天人合一）的唯一工作。人們不管擔任什麼職務，都將被這清楚的觀點所照亮；人的作爲，縱使是最微小的也一樣，已經被一個宇宙的神化中心所接納和派上用場了。

到那時候，隱修生活和俗世生活的差距就微乎其微了。也只在那時候，天國之子的活動（和俗世之子）將同時臻於人性所期望的圓滿。

## 二、基督徒努力的人化功效

現代人對基督宗教的大責難，和對它不信任（也因此而削弱了教會對整個人類的影響力）的真正根由，並不是歷史上的或神學上的難題，而是懷疑我們的宗教使信徒變得沒有人性。最優秀的非基督徒認為，基督教義之所以不好或低劣，是因它沒有帶領信徒邁向超越，却使他們走離人性和走到人性旁邊去了。它沒有使信徒走入人羣，反而使他們從人羣中孤立了起來。它沒有使他們專務人類的共同責職，反而使人漠不關心。為此它沒有使人發展，而是使人萎縮，使人走上錯路。每當修會會士或司鐸中偶有一個從事所謂「俗世」的研究工作時，通常他便特別指明：專務這些次要職務，只是遷就時尚或是由於一種幻想，或為證明基督徒不是人間最愚蠢的人。這種作風，豈非承認了人們的非難，有其依據？總之，「當一個天主教徒和我們一起工作，我們常認為他不具誠意，只是遷就而已。他看似關心世事，可是在心底裡，因着他的宗教信仰，他並不相信人的努力有什麼價值，為此，他的心並沒有和我們在一起。基督信仰造成遁世者和僞兄弟：這是我們所不能饒恕的。」

上邊這個我們把它放在一個沒有信仰者口中說出的責難，假如是正確的，則爲天主教義，一定是個致命傷。這種論調是否有時也在虔誠的信徒心中嘀咕着呢？那一個信徒沒有感覺過，在非信徒伙伴和他自己之間，有着一種距離或是一層冰塊，使他因而憂心忡忡地自問：是否走偏了路？是否真的遠離了大夥人類所走的路線？

說真的，我們不否認某些教友即使不該背上「人類仇敵」的惡名，至少也該承受「厭棄人類」的指責（通常由於言語上的差錯，有時則由於行爲的失當）。可以肯定的是：按上邊說過的，建設現世的努力具有超性價值，而一般信徒所表現的這種姿態乃是淵於他們對教義的半知不悟，絕非淵於他們宗教生活的圓滿使然。

誰敢說我們信徒是逃避現實的人？誰說我們對現實世界的前途懷疑？誰說我們對人的工作厭倦？哈哈，你們對我們的認識太淺了！你們猜疑我們不參與你們的焦慮、希望、深入奧秘和征服物質能的歡樂。你們會說：「這些情緒只能讓那些一起爲着存在而奮鬥的人們所共享。而你們基督徒却深信自己已經是得救的人了。」果真是如此，則地球在其自然活力中取得成功的事，對我們既非一個生或死的問題，對你們無信仰的人當然更不是了！因爲對你們而言，這僅僅是某些現實事物的成功或失敗，即使把它看

作超人性畫面上的一些線條，也不過是一件模稜兩可和明日黃花的事而已（在這點上，正是你們無信仰者不夠「人性」的地方：你們沒有走向人性的極致）但對我們信徒來說，這正關係着天主自身的全部勝利。我承認有一件事很令人失望：人很少意識到自身生命的「神聖」職責。許多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樣，生活在半意志中，對於從人性的各個層面去拓展天主國之事，不感到任何激盪或陶醉。這點該歸罪於我們的軟弱。由於信仰，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對世上的事物熱衷，一如你（非教友），而且勝過你（因為我們兩人中，只有我能符合我當前職務的要求，把努力追求的遠景引伸到無限，我願全身全靈地獻身於研究工作的神聖職務）。讓我們到處敲敲打打，讓我們嘗試每一條路子，讓我們探測每一個深淵，無所不試……天主這樣定了：有願望，便有需要。——（正如聖保祿說的）你是人，「我更是！」

請勿懷疑：人正在「我更是」的過程中。當人類接近成熟的時機，人類便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和許多可能。基督徒對自己信仰的第一職責，便是用宗教觀的合理性，尤其用他的行動，指出降來人間的天主，並不是來減損我們憑自己去完成自我的高貴責任和雄心。容我再說一遍「祂不是來減損，而是來提拔。」不是的，基督信仰並非像人所陳

述，或有時所實踐的那般，只是沒有來由地給人添加一些規矩和約束，使那已經夠大的負擔變得更沉重，或使那已夠煩人的社群生活的鎖鏈加多。它實在是一個強有力的靈魂，給我們的所作所為賦予意義、魅力、和輕鬆感。沒錯，它帶領我們邁向不可預見的巔峯。可是那導向巔峯的上坡路，是連接在我們已自然地走上的路；爲此，連基督教義所標示的超脫，也是再合乎人性不過的。這點將在後面看到。

## 陸、由行動到達超脫

上邊我們所說的，有關人的努力具有內在神化功用的一點，在基督徒間，看來是不會有異議的。因爲我們只是把大家公認的理論或實踐予以嚴格確定，使之面面相對罷了。不過，某些讀者，雖在我們的推理中找不出確定的毛病，却會模糊地感到某種不對勁，或對這樣關注人世發展和如此重視自然物質改良的基督理想表示疑慮。但願他們不要忘記，距離一切都明朗化的山巔，我們只走了一半的路程呢！到目前，我們僅注意人生積極行動的部分。過一會兒，在討論到人生的被動和減損部分時，我們將看到十字架

的雙臂所攬括的廣泛範圍。不過，要注意：就在我們如此樂觀地勾劃出的遼闊視野中，一種真實且深摯的「捨棄」是到處隱含着的。凡按基督的靈修法而熱衷於人世職責的人，表面上看來深深關懷着「大地」，但在內心深處，却是一個十分超脫的人。

工作本身（按其本然特質），對那一本忠誠、不予抗拒的投身者而言，就是一個多種超脫的契機。首先，它要求人努力克服物質的惰性。無論那項工作是如何引人入勝入神（可以說，正因引人入神），工作終究都是一種產痛。除了逃避不了的職分的單調和平凡，還得面對「創作」的焦慮和內心的緊張。試着創作或去組合物質能、或真理、或藝術之美的人，就得忍受內心的煎熬，準備隨時放棄安逸閒散的生活——而這正是人的自私與執着之所在。為成爲一個良好的「大地」工作者，人不僅首先該放下寧靜和休閒，還該知道不斷地放棄已獲得的某種藝術和思想的表達形式，而採用更好的一種。安享小成就，佔有既得，便是犯了行爲的錯誤。他該再接再勵超越自己，從自我中自拔；時時刻刻把最心愛的初果放下，邁步向前，順着這條看來和「十字架的王道」沒多大區別的路子走去。但這條路所要求的超脫，不僅在於不斷讓一件事物被同一層面的另一事物所替代（猶如在一條平坦的路途上一里接着一里般地走去）而已。由於物質內涵的、永在

上漲的奇妙能量（這點將在討論「物質的精神能量」時再從長討論），每一件業已完成，且已超越的事，更都幫助我們去發現和追求一個更高的精神理想。順着大地之風適時地張帆航行的人，便將發現波浪常驅使他駛向深海。人越嚮往做高尚的事，也必更企求更大更高超的事。那時，一家、一國、或一種工作的酬報，很快便不再使他滿足了。他需要把個別創作聯合起來，創造一個更遼闊的組織。他需要踏上嶄新的路子，他需要值得維護的目標和可以發現的真理，一個可以撫育以及保衛的理想。爲此，大地的工作者漸漸不再爲自己而生活；宇宙的浩然之氣，遂從一件件忠信以赴的微小工作，一步步滲透到工作者身上，使工作者舒展、被提拔、出神。

每一位知道運用信仰資源的基督徒，都可獲得登峰造極的績效。我們已看清，在我們大大小小的行動裡，應該瞄準的最終目標是如此真實、確定，且輝煌。爲此，身爲基督徒的我們，真是人間最幸運的人了。基督徒意識到自己身負使世界在基督內神化的任務，所以，在他內，人性化歷程的理想一個個被超越。他常朝向更實在、更普遍的目標前進，靠着「天啓」的幫助，終必達到完美的綻放。爲此，在他身上，隨工作而來的不斷超脫，就發生最大的效用。這點是完全的真實：按我們在上邊這幾頁所構思的，基督

徒是人類中最關懷人世，同時卻也對人世最能超脫的人。他比任何「俗」人更深信：人世最小的成就裡含有潛在的價值和不可測的關係；同時，他和隱修士一樣確信，如果這些成就不在天主內去追求，而只從個人的利益，甚至只爲人類整體利益去追求的話，一切的成就，到頭來也莫非是空無罷了。透過真實的受造物，他追尋的是天主，也只是天主。對他而言，他的興趣真正在事物內，是絕對隸屬於親臨其內的天主的事物內。上天的光像透過水晶體的光輝，被人感受到了。他所追尋的只是那光的本身，如果那光由於水晶體被移走、被越過、或晶體自身移動，以致不再發光，那麼最貴重的物質，在他眼裡也只是一撮灰土罷了。爲此，即在努力追求他自己最深入的發展時，他所追求的也不是自己，而是追求那比他更大的一個——得到了「祂」，他的自我才獲歸屬。在他眼裡，自身實在不算什麼、不再存在；他在努力完成自己時已經把它遺忘消失了。活在他內的不再是原子般微小的他，而是「宇宙」整體。

人不僅在可觸摸的活動領域中和天主相遇，就在這第一階段的自我靈性成長的過程中，他所發現的神的氛圍，按照他奮發完成自我的程度，將其所有能力，溶合於這個氛圍中了。



第二部分 耐力的神化作用

當人的能力增強，理會自己行動的目標越來越廣，也越高時，自身也勢被原先設法要征服的目標物所控制；這正如舊約上所記載的，跟天使搏鬥的雅格，最後朝拜了他的對手。人所發現及征服的偉大，却籠絡了人。於是，自然地，他被引導着認出那使他和「完整」結合爲一的確定性的行動中，彼此要合而爲一的兩極，是非常不均等的。最微小的他，該接受的，多出他該給予的。他因此察覺自己被原先認爲已經佔有者所掌握了。

按理，基督徒原該是人類中領先的人，也該是最富有人性的人。他比任何人更該接受這種狀似顛倒的心態：就是把行動的愉悅，在有理性的人心中化爲忍受的願望，或是說將「成爲自我」的興奮，變成渴求「死在另一位之內」的熱情。特別在感受到與天主結合的魅力之後，他才意識到有「與主結合」願望的另一個補充面，和另一個階段：在天主內消失，勝於「自我發展」的階段。

在這種自我付出的完成中，他不須往遠處去找尋可能與實現的機會：一切常是現成的，因爲數不清的、無邊際的奴役，四面八方圍困着我們，使我們更像是宇宙的僕役，而非宇宙之主。

現在是檢討這些「耐力」或「受能」的數量、性質，及其怎樣可能使人神化的時候了。

## 壹、人的「受能」或「耐力」

本書的開頭便說：受能或耐力構成人生活的一半。這是天真地說，在我們生活中非行動即是忍受。雖然如此，却並不斷定行動與受苦平分了我們內在生活的比例。事實上，在我們生活中積極行動與被動的兩部分是非常不均的。按我們的看法，積極行動的那份佔着首位，因我們更樂意接受，也更易察覺的。但事實上，被動的那份，是無比地更遼濶、更深沉。

首先，「受能」不斷伴陪着我們的有意識的行動，指導着我們的反應，支持我們的努力，使它恰到好處。單就這一點說，「受能」已使我們的工作面倍增了。不過，受能的影響範圍，遠超過這狹窄的界限。事實上，如果我們小心注意的話，我們會驚異：我們只在自我的頂尖點上所浮現的，才能加以反省和自由處理。我們能認識自己，自己引

導自己，可是範圍却小得難以相信。稍微越過了一點兒，立刻就是一個含有不少東西的、却是無法透入的黑暗；那就是在我們內，在我們的周圍，由不得我們作主的，我們拿它沒有辦法的黑夜。在這跟宇宙的過去與現在一般遼濶、富庶、困擾人、繁複的晦暗中，我們並非沒有生氣；我們有反應，因為我們在忍受。這個不受我們控制，而由一種我們不認識的、自我引伸在運作的反應，還是構成我們的「受能」的一部分。真的，離我們稍遠一點，一切都是漆黑，可是在我們周圍的漆黑中却滿是東西。這些滿載着許諾和威脅的黑暗，須由基督徒「神的親臨」去照亮，並賦予生氣。

在這變動、滿載着模糊能量的黑夜中，祇待人的出現，立刻組成兩組能量，它們來我們身旁，要求我們以很不同的方式去處理：一方面是支持我們，引導我們朝着成功的、友善的、有利的力量，那便是「成長的受能或耐力」；另一方面是一種敵對的力量，它干擾我們，使我們的步子沉重，或使我們從已踏上的「更是人」的路子上轉向，減損我們表面或真實的成長能量的種種，這就是「減損的受能或耐力」。

我們要先後面對這兩種「受能或耐力」。不管他們是看來迷人、是無情或是敵意，我們要正視它，直到我們看出，在那裡亮起天主祝福我的視線。

## 貳、成長的受能或耐力

成長由我們看來是那麼自然，以致我們通常不想去分辨那些是滋養我們的能量，那些是使我們成功的有利的處境了。不過，「你們擁有的，那一樣不是接受的呢？」我們接受死亡，我們也同樣接受「生命」——如果不說「更是接受」的話。試試深入我們自我的最深處，作一次自我的巡禮，細細體認我們的成長彷彿浸沉在其中的，且使我們深受影響的能量的大海吧。這是很有益的經歷：深沉而又普遍的隸屬關係，構成我們和天主親密結合的氛圍。

：這或許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手提着燈，離開那看來明亮的日常職務及交往層面——雖說我天天作默想，第一次降到自我的最深處，進入一個我模糊地覺得工作的能力所從出的深淵裡。當我越離開大家認為必然的，表面上照得通明的社羣生活，我才理會我已無法對自己瞭然。每往下走一步，我發現在我內彷彿出現另一位人物，我無法用確切的名字叫他，他也不會聽我的指揮。當我已前去無路，而只得停止探索時，在我腳前

出現一個無底的深淵，從那裡湧出一股不知來向的、我敢稱之爲「我的」生命的洪流。

那一種科學，有一天能夠向人說明，人的生命所由構成的，有自見之明的意志和愛的源頭，及其性質和組織呢？決不是我們，或在我們周圍任何一人的努力，激起了那股洪流；不是我們自己、或任何一位朋友的謀劃或安排了這個退潮或漲潮。我們能夠由近至遠的，一代又一代地往前去追溯那使我們一步步被高舉的激流。我們也可以用某些功夫，或物理的或倫理的刺激去約束或放寬那洪流所藉以傾瀉於我們內的管道；可是無論用什麼技巧，都無法在想像或實踐上，抓住這「生命」的源頭。與其說「我自己塑造了自己」，倒不如說「我接受了我之爲我」。聖經上說：人無法使自己增長一寸；更不能使自己愛的能量增加一分，也不能使那管制心靈成長的基本韻律加速一度。歸根說來，生命的深淵、源泉和滋生的根本，絕對超出我們人的想像。

被這項發現弄呆了的我，企圖再回昇到光明中，想忘掉那使我撩亂不解之謎，再進入那使我安逸的日常事務的懷抱，再開始生活在表面層裡，不再冒昧地去探測深淵。可是，在人世動盪的景色下，由於我已有的閱歷，我又發現那我企圖避而不見的「未知者」。這次，他不在深淵下溜走，而是隱匿在「宇宙的料子」所藉以組成的，許多縱橫

交織的機遇，和我的小小個性下了。這確實是同一個奧秘，我已經認出它了。當我們設法測量在我們腳下的世界有多麼深時，我們的思想感到茫然。當我們想看清楚，在每一瞬間使每一微小的生物得以生存和成功的有利機遇怎樣巧合時，我們的思想也是搖撼不定的。除非意識到有「另一位」的存在，也意識到他是比我更大的存有。第二件令我目眩的事便是：我竟存在一個或然率極低微，也很難成爲事實的世界上。在此刻，我感到自己彷彿一顆原子，流失在宇宙之間的內心惶恐——那種因理會到驚人的大數字的生物與星球，而使人一天天更心灰意冷的惶恐。唯一援救我的，只是聽到那由神奇成功爲保證的福音，從黑夜最深處向我說的話：「是我，不要怕！」

是，我的天主，我信這話，我樂意相信這話——不僅因它使我心安，而也是它關係着我的完成：祢是我內心企望的起點，也是我被吸引着去歸屬的終點——朝着它，我一生的所作所爲，無非是順從它的原始推動，而予以完成而已。是祢，因祢無所不在的親臨——比我的靈魂使物質變成我更重要——活化了時時刻刻影響我的無數影響力，對我發生了影響。在我生命的洪流中，在支持我的物質中，我找到比祢的恩惠更貴重的東西，我碰到的是使我分享祢的生命、正在塑造我的祢。真的，在我生機得以順着原始的節調，在一

切「次級原因」得以順利貫連的機運中，我很親切地觸摸到祢造化工程的兩面——開始與完成。我碰到，我也吻着祢美妙的雙手：一隻在我們內，緊緊抓住生命的源流，而與它分別不出是祢的手或是生命源流的手，和另一隻無所不擁抱的手；在它的輕壓下，宇宙的一切活力都和諧地交織了起來。我幸運地接受的這些能量，按自然而言，就是我生命的意志、成怎樣或那樣的情趣，與那樂於成爲自我的機遇。它們都把祢的影響力帶給了我，而祢這影響力，不久終將更清楚地對我顯示：它就是那組成「奧妙身體」的能量。要同祢在這些「能量」裡組合，和生命之源相連，我只有在這些能量中認出祢，並求祢多多親臨。

天主，祢是在我們一切行動之前，首先召喚我們行動的一個，請將渴願存在的願望賜給我，使我能憑祢給予的神聖的渴望，在我內開鑿一條通往深淵的大通渠。樂於生存的神聖情趣，這最基本的活力，也就是我們憑之而生存的最初支撐，請祢不要從我內拿走，却以這「生命的氣息堅定我」。再者也是祢憑祢愛的智慧，籌運從大地而來的各種能力和巧合形成了我。請讓我在面對減損與死亡之前，能窺到減損之能所具有的功效；請教導我在渴望之中有信心，且熱切地相信，在一切之上有祢大能的親臨。



仰賴着祢，這期待和信心已充滿了動力，我該怎樣用一種表達於外的努力向祢表示，並向我自己證實：我不只是用脣舌說「主啊！主啊！」的人呢？我要配合祢那常領先的助佑，從兩方面做去。首先，對祢那命令我存在的深內啓發，我要小心翼翼不讓它窒息，不讓它改道，也不浪費愛和行動的能量；其次，對於祢在每時每刻發生於日常生活的事件中，指點我那裡該落腳、那裡要跨越過去的，無微不至的慈愛照顧，我要戰戰兢兢地終不放過任何一個「朝向精神」提昇的機會。

我們每人的生命就如由兩根線編組成的東西：一條是內心成長的線，沿着它，我們的思想、情愛、人情味、和神秘形態得以節節上升；另一條是外在成就的線，沿着它，我們在每一瞬剎，恰好在一個焦點點上，找到天主在我們身上所期待的效果——宇宙一切力量的總合。

天主，我懇求祢終不要讓我折斷我生命的兩條線索，使我能在任何時刻，站在祢願我站着，和祢等待着我的地方；讓祢能完全掌握我，包括我的內內外外的一切。

### 參、折損的神化作用（原註）

天主就隱藏在那些使我生活，並維持我成長的內在與外在的能量中；投身於祂，最終便是將自我開放於生命，和委身於生生的氣息。對那些促使我們成長的遭遇，我們以忠信的行動去回答，並和它契合。因此，由於期望天主在我們身上的作爲，我們被帶引着去愛那使我們成長的工作。現在是探測生命中的確是消極的一方了：在那裡，我們的視線不論看到多遠，都將看不出對我們有什麼幸運的後果，也看不到堅實的結束。如果

原註：我們這裡討論「惡」，却並不直指「罪」，因為這些篇幅的目的，只在指出一切事物都能幫助信徒和天主結合。爲此我們無意直接談「罪」——它是直接破壞與主合一的、邪惡的思言行爲。在這裡我們只注重我們自己的過犯（連已懺悔了的罪也在內），以及它在我們身上所遺留的虧虛和偏差，或別人的過失對我們造成的障礙和苦痛。爲此，從這個觀點看，叫我們受苦的「惡」，和任何苦痛一樣，都是可以改造的。這是我們在這一章內幾乎不去分辨物理世界的痛苦和倫理上的罪惡的理由。

說天主教在生命中，並因着生命我碰到天主，這點容易懂；可是在死亡中，因着死亡也可以找到天主嗎？這就令我們不知所以了。可是就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經常在實踐生活中辨認出來，否則我們對基督信仰之所以為基督信仰，簡直是個瞎子；否則我們也會在生命最遼濶、感受性最大的一面上，失去了接觸天主的機會。

「折損的能」是我們真實遭遇的能——「受能」。它的數量漫無邊際的多，形式極繁，影響持續不斷。為使我們思考有個據點，使思考能順序進行，我們按「成長能」怎樣影響我們的方式，把「折損能」也分別為兩部分：來自內心的折損和來自外界的折損。

來自外界的折損，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切「壞運氣」或不幸的遭遇。回頭看過去的生命旅程中，從四面八方湧來的不幸：這邊是一條擋住去路的籬笆、或跨越不過的牆，那邊有一塊使人不得不改道的落石；這裡是使人身體死亡的病菌、或是一句使人思想中毒的話語。大大小小的、各種各類的痛苦的干擾和意外事件（阻礙、碰撞、宰割、死亡……）在「其他一切東西」的世界和「從我們自身發射光明的世界」之間不斷的發生。正如當冰雹、火、強盜搶走約伯的所有財富，破碎了他的家時，撒殫還能向天主說：「人到生命

關頭，只要能保有生命，自然肯捨棄一切的。你如伸手觸及他身體，看他不當面咒你不成！」的確，失落一切還不算什麼，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有一天可以失而復得。真令我們心寒的，是眼見那一經折損，便不再能回復原狀的內在損折。

按人情而言，內在的損折形成我們年歲中最黑暗、最絕對無法利用的渣滓。有些是在我們理知一醒覺就窺伺我們、擒住我們的，諸如那些使我們的生命，從誕生到死去，無情地限制我們的活動、享受，以及視線的天然缺陷，包括生理上的、理知上的或倫理上的缺點。別的一些，是在較後的歲月中遭受到的，譬如突然來到的意外事變，纏擾不去的病痛等。我們都會意識到，或早晚有一天會意識到，某種瓦解作用的過程，正在我們生命核心中進行着；有時是身體內某些細胞在作祟或退化；有時是與我們「人之為人」的內在因素似乎不相和諧、脫繯而不受管束了。那時我們束手無策，沒有任何援助，祇有眼看着這些消沉、叛亂和內在暴力的進展。我們若能倖免這些發自深內的，殺害我們賴以生存的活力、光，與愛的最惡劣遭遇，還是無法逃過那使我們的身體年老力衰，並時刻不停地推着我們慢慢走向終局的厄運。時間會到，我們辛勞的收穫却越來越遲緩，我們的享受也越來越少；時間判定我們走向死亡，那流逝的時間真是令人膽

寒……

突然來到或漸漸累積的折損，把我們捲入死亡，猶如無數細流終於匯入大海一樣；死亡集一切折損的大成與飽和點，我們稱它「惡」——如果是由於我們所沉浸其中的多元物質而來，那只是物理世界的「惡」；可是，還有「倫理」的「惡」，由於這種惡因為是我們或社會妄用自由意志所產生的紊亂，它便是一切磨擦與腐化之源。

願我們發現天主臨在於死亡，而克服死亡。這時我們也必將發現天主留駐在我們內心，在那似乎可以逃避天主操縱的那個角落裡。

在這件事上，一如人的行動具有神化功用一樣，基督信仰不論在它理論的肯定或實踐生活上都是絕對清楚的。基督已戰勝了死亡，不僅消除了死亡的毒害，也使死亡的毒刺反過來致它於死。因着「復活」的德能，不再有任何東西致人於死了；相反地，一切都可以變成對我們生命有利的天主的旨意，和祝福我們的天主的雙手。任何時候，不論我們的處境，因着我們的過錯，怎樣危害了我們，或因遭遇的環境是怎樣糟糕，我們仍能完全糾正，使周圍的一切重新上軌道，再開始好好地生活。「對愛天主的人，一切的一切終歸於善。」這是一切解釋的根蒂，和勝過一切辯論的事實。

不過，爲使我們能心悅神服地把自己交託於天主，我們的思想要向自己說明所以希望的理由，正如它說出人類所以努力的價值一樣。正因爲基督信仰面對「惡」的問題很容易被懂錯，所以極需要研究「這件事怎能完成」的理由。曲解基督信仰的安命觀念和誤解基督徒的脫俗觀念，是導致許多真誠的非基督徒對我們的信仰起反感，和憎惡福音的主要原因。

我們要問：在什麼條件下，我們生命上的廢物，或從表面上看去像是死亡的東西，可以用來作爲在我們四周建設神的王國和「神的氛圍」的材料？爲能了解折損怎能昇華並完成生命的過程，我們把它看作一個過程的先後兩個階段或時間，這或許能有所幫助：第一段時間是與惡交戰奮鬥，第二段時間是在失敗中達成昇華。

### 一、同天主一起與惡交戰

當一個基督徒受苦時，他會說：「天主碰了我」。這句話非常正確。不過，這句簡單的，却濃縮了一連串繁複的運作之後，所說出的總結論而已。如果我們在與「惡」遭遇的過程中，能分辨出那儒林學者稱之爲「真性自然流露」的話，就先該說：「天主

願我從滅損中自拔出來——天主願我幫助祂使這苦爵遠離我」。也就是與「惡」交戰，把威脅我們的「惡」減少到最少（連物理的惡也包括在內）。無疑的，這是天父對我們的第一個指導。我們也無法對祂作其它想法，更無法愛其它形式的天主。

是的，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也正是福音的看法：天主在人類歷史的過程裡，慈祥地照顧我們，為我們減輕人世的傷害，包紮我們的創傷。是天主隨着時代進步的旋律，興起了大慈善家和偉大的醫師。是天主鼓舞人，包括最無信仰的人，作減輕痛苦和醫療上的研究。當我們眼見每位心身的解救者忙着平息人間的仇恨和化解紛爭時，難道不會本能地認出天主的親臨嗎？我們不該再懷疑。滅損臨近時，除了痛恨那使人損折的遭遇，還要竭力迴避——這是我們找到天主唯一的辦法。越是盡心竭力去抗拒痛苦，我們也越發翕合於天主的心意和作為。（註）

註：不予反抗，也真的不沮喪，預先準備自己的心靈安詳地接受終局的來到。要描寫抗拒「惡」，

和接受無法避免的「惡」這緊緊相連的兩段時間，而不稍微改變它的形相，是極困難的。要

注意：大家認為必須先反抗苦痛，這是十分正確的。因怠惰而失敗，因糊塗而染上原可避免的病痛，任何人都不能直接歸咎於天主的旨意。

## 二、表面失敗與它的昇華

祇要和天主合作，我們永久的得救就有保證。可是，如果是永久不會受痛苦，永久免除某些使我們的生命失敗的內在缺陷，我們很清楚，我們沒有任何保證。無論怎樣，我們都要衰老，都要死亡。這就說明，不管我們的抗力有多強，到時候，我們仍不免遭遇折損的力量。我們雖然抵抗，折損的力量還是會慢慢地控制我們的生機，把我們打倒在地，使我們肉體屈服。有天主同我一起作戰，怎麼我們還失敗呢？失敗有什麼意義？

「惡」這個難題，是永遠最困擾人心，也最令人不解的宇宙奧秘之一。因為我們無法把「惡」的果（包括物理世界的種種惡）諸如生命的退化與萎縮，跟創化的美好和能力相協調。為能瞭解受造的人為什麼要受苦的道理，必須對何謂有限存有（分享的存有）的自然本質有所瞭解。可是這一點，我們都無法做到：因為我們沒有合適的較量的基準。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窺見天主創造的人和別的許多受造物是緊緊連繫着的；而且創化工程顯然是一種經歷漫長緩慢的過程（這過程如今依然存在，却尚未完成）的多元合成體，自然不免要受內在和周遭不完美的合成份子的影響了。這方面的理由使我們能



夠稍微意識到（此外還得加上原罪的遺害）「惡」會存在的。另一方面「善」勝於「惡」的決定性局面，祇有在世界整體的完成相中展現，這是我人在世上極短促的生命過程中無法見到「預許的福地」的原因。我們彷彿是那些為爭取和平，而在戰場上倒下來  
的士兵。當我們失敗時，天主並未失敗，因為我們個人縱使看似倒下去了，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却透過我們的死亡而勝利了。

以上這個看法，已經足夠指證天主全能的手臂了。但還有更明顯，或更直接、更容易被人察覺的事實，可作為天主全面統御的補充說明。正因祂是完美的，不能使正在成長中的世界——至少不能使墮落後正在重新振作的世界——避免所有的挫折和減損，包括倫理道德方面的折損。不過，祂有辦法補救；祂設法使那在現實的世界無法立刻消除的「惡」，對於忠誠的人，變化成一種更高級的善。（註）

世界邁向完美，正如藝術家手中的一塊有着缺陷的石頭，正在把缺陷雕成更雅緻的

註：因為天主的完美，不可能和受造物的天性背道而馳。且說世界的本性趨向完美，或正在回復其天性中的東西，當然是局部有紊亂的。一個毫無「惡」的痕跡或威脅的世界，原該是完美的了。（可見現階段世界不可能完全沒有「惡」）。

線條；或像一位冶金的人，利用含有渣滓的銅，把它熔鑄成一種能發出鏗鏘聲音的合金。天主的作法也是如此：只要我們有愛心地信賴祂，祂雖不把死亡的前奏或終末的死亡，從我們生命內除掉——因為死是構成人生的本質——却會使它昇華，使它整合而成爲一個更美好的設計。這種演化，不僅那些不能避免的「惡」獲准參加，連我們的過錯，甚至那最刻意的過錯（只要後來懺悔了）也是一樣。爲所有追尋天主的人，一切不必是現成的美好，而是可以變成美好的。是的，「……一切都將變成美好的」。

天主按照什麼歷程，經由那些階段，把我們垂死的種種轉變爲更美的生命呢？這可以憑我們怎樣實現我們的自我去類比，也可以憑反省教會在人世痛苦前始終一致的態度和實踐的訓導去揣度。

或許有人說，天主的慈祥照顧，爲信賴祂的人轉「惡」爲「善」的主要方式有三個：有時，我們的失敗會使我們的活動改變原先的方向，朝另一個更有利的目標或境遇發展，雖然仍留在我們所追求的人世成就的同一平面上。約伯後來的幸福勝過以前，就爲我們指出了這點。更有時，那使我們傷痛的事，勉強我們走向一個比較不那麼物質的領域，走向沒有蟲蛀、不會生銹之所在，來滿足我們落了空的願望。聖賢們的傳記，

尤其那些聰明和愛心過人者的傳記裡，滿是那些情景；他們經過考驗，或從那足以使他們萎縮喪志、頹唐以終的墮落中起來時，却顯得更成熟、更深入、和更清新。那時，失敗對我們發生的效用，猶如使飛機離開地面而提昇的舵，或更好說像一把修剪植物的切枝刀，它使生命的營養液流入正道，它修掉生命橫莖雜枝，使我們筆直向上生長。於是，墮落（連道德的墮落也在內）就變成一項成就了。讀聖奧思定、或聖女瑪德蓮或李達溫的生活史，人會毫無猶豫地想：「好幸運的痛苦！」或「好幸運的罪過！」至此，我們仍能意識到天主的慈祥照顧。

有些個案却是更難理解了——但恰巧也是最常見的；對它，人的理解變得完全惘然。每當我們覺察到自身內或在我們周圍，在可以想像的層面中，發生了毫無益處，也一無補償的折損：諸如早夭、糊塗的意外事故、人體最深內發生的萎縮等：在這些打擊下，人無法在任何有價值的方向中再度起來，他悄悄地消失，或在憂傷萎縮中苟延殘喘。這些毫無抵償的折損，可稱作真正的死亡，為我們怎樣算有利呢？但這裡才顯出天主的慈祥照顧，在我們受折損的第三類型的作為，也是最有績效、最使人成聖的。

天主使我們的痛苦昇華，變化成感受得到的成就；在天主手中，那些折損的能力可

覺察地變爲修剪、雕琢、磨光的工具，使那些原設計中該成爲天上耶路撒冷的石塊佔上確當的位置。更美妙的是：祂的全能和我們的信德一會合，那原似生命中的廢物，竟促成了我們夢寐以求的，和祂結合的因子。

「合一」終究意味著，部分地從自我中走出，在所愛者內死去了一點。如果我們都認爲，那與之結合的「另一位」比自己愈偉大，自我的消失也該更完全；那麼，我們結合於天主時的自我撕裂該是多大呢？——無疑地，當我們的自私由於人性遠景的發現，漸漸自動拓展，而逐步毀滅；再加上我們某些愛好和奢望的落空，而逐步靈化而摧毀——種種都是我們自我解脫，而隸屬於天主的所謂「出神」的真正形式。不過，這第一步的超脫，尚須繼續推展，到自我核心的最後極限。達到了這極限，我們才能覺察自己真正擁有自我：比以前更自由，也更更有生氣。目前，我們在回歸天主的道上，還沒有跨過離心力的臨界點。尚須再跨邁一步：使我們在自我內毫無站足的餘地。（正如聖若翰說的：）「祂應該長大，而我應該減損」。現在「我們」還沒有消失。促成那決定性變化的將是什麼呢？這就是死亡。

死亡本身便是一切物體不可救藥的弱點，在我們這世界裡，因着原始的墮落的影

響，變得更是複雜。它是我們應該與它搏鬥，却不能夠直接、和立即獲取個人勝利的種種減損的典型及總結。且想，基督信仰的觀點是：造物主和救主的偉大勝利，就是把那具有折損和消蝕力的一切，統統化成賦與生命活力的因素。爲能決定性地進入我們的生命，天主該雕空我們，替祂自己準備一個住所。爲把我們化成祂，祂須在我們身上下功夫，再一次鎔鑄我們，使我們存有的各個組成分子解體。死亡的任務是要開鑿一個直達我們深底的，期望着的通道（註）。

### 三、經由折損到達合一

天主，能感到在自我發展的努力中，我增強了祢對我的操縱，真是件快慰的事；在生命的內在推動下，或境遇的順利契機中，將自我交托於祢的慈祥照顧，也是多麼的甘

註：經此通道，天主與人才達成決定性的合一。死亡使我們忍受等候中的瓦解；死亡使我們進入情況，讓神聖的火熔合在我們內。它那具有分解和溶解作用的不祥力量，就這樣被「生命」的美妙作爲完全操縱：本性原是空無、殘缺、分化的種種，竟能在我們的人性生活中，變成

在天主內滿盈和整一的東西。

飴。請使我發覺利用各項成長，能使祢或讓祢在我內成長的喜樂之後，我能泰然，經由在祢內折損自我，而擁有祢，走向和祢結合的最終階段。

在我看出祢是那個「更是我的我」之後，我的好時刻已來到，請祢就在遭遇到每一種似乎要毀害我的和拔除我的，那個陌生的，或表面上懷有敵意的力量時，叫我認出祢來吧！當我的軀體，尤其我的思想，開始流露歲月的殘痕時；當那折損，及攫奪生機的力量，從外邊或從我內裡湧來侵襲我時；當我突然發現病患或變得衰老而悲痛時；尤其在最後刹那，當我受到不認識的力量擺佈，自己祇能絕對無能為力、被動地交出自己時；在這些晦暗的時刻，天主，請賜我（有足夠堅強的信德）懂得是祢在撕開我生命的纖維，為能進入我本身的精髓中，把我帶入祢內。

是的，在我肉軀的深底，惡越是深深侵害而無可救藥，祢也越是我所寄望的，使我得以淨化、超脫的、積極的愛的動力。耶穌，前程越是像使人目眩的斷崖或黑暗的通道，如果我是聽祢的話去冒險，我也越可以安心消失或沉淪在祢內，被祢的體所同化。

噢，吾主的大能，不可抗禦的活力，因為祢我之間，祢是無限地比我有力量，所以在祢我熔而為一的結合中，該由祢擔任燃燒我的職務。請祢賜予我，比祢的信徒所求的聖

寵更爲珍貴的東西；爲我，在死時正在領聖體還是不夠。請教導我死在和祢結合之中吧！

#### 四、順天安命的正確懂法

上邊的分析（我們已試着分析我們遭受的折損是怎樣被聖化的）已允許我們那句受苦中的基督徒愛說的話：「天主碰了我。天主將它拿去了，願祂的旨意承行！」因着這種情操，在腐蝕深內的痛苦和外來折磨的打擊下，我們學會了怎樣辨認天主的雙手，在那裡不同凡響地、深入地運作着。這個分析還有另一個寶貴的結果。就是按上邊所指的，它使我們基督徒懂得怎樣向其他的人說明順天安命的合理性和它的人性價值。

基督信仰的安命觀，曾受很多正直人士坦誠的思考和指摘，認爲是最有危險的，使人麻木不仁的「宗教鴉片」。除了指責它對人世的厭棄以外，再沒有比怨怪福音傳播了對「惡」的不抵抗，更爲嚴重的了——指責它不抵抗「惡」，已到了怪癖地包庇折損和痛苦的地步。這樣的指控——或只不過猜疑——遠比所有從科學或哲學而來的難題，更能夠阻礙今天的人類歸依天主。一個被認爲不如人性理想的宗教，不管它多麼美好，終是一個

沒有前途的宗教。爲此，身爲一個基督徒，必須懂得「順天安命」的積極意義——也爲這唯一真正意義而生活，是一件極爲重要的事。

基督徒爲能達成信仰的圓滿，不該在反抗「惡」的職責前逃避。相反的，首先他該誠心誠意，盡其全力，聯合世界的創化的力量，設法使「惡」減少，使自身內或自己周遭，一點都不受折損。在這第一階段，基督徒和所有深信「人類祇有鞠躬盡瘁、奮鬥到底，才能成功」的人，大家都是信念上堅定的盟友。正如我們在討論人性發展時說過的，基督徒比任何人更緊緊同這偉大的任務連在一起；因爲，由他看來，人類克服世上的折損——即使是物理或自然的，也正是使他所崇拜的「唯一真實」得以精確完成與得到圓滿的部分條件。爲此，只要還能抵抗，天國之子和任何俗世之子一樣，都得堅持抵禦一切值得迴避和摧毀的「惡」。

一旦失敗畢竟來到時——因爲任何人在跟變幻莫測，一如跟宇宙的各種力量作短兵相接的肉搏戰時，都無法奢望能避免失敗——基督徒仍不鬆弛他的內在抗力，其行爲也絕不會差於古代戰敗的教外英雄。他雖然被窒息、受壓迫，也必定仍堅持着不肯放棄掙扎。就在這時，爲控制那正逼近的死亡，除了掙得一些暗淡而仍可爭辯的，斯多葛型勇氣的



安慰外（這份慰藉分析到深底，人們會發現一種美妙與堅實的原動力，乃是對犧牲價值的不移信念），基督徒將見到在他面前開展着一個新機遇的領域。今天打垮他，使他解體的敵對力量，如果憑着信德去接受，但仍不停地對抗它，它會變成一種使自身「更新」的友助力量。在經驗世界裡一切都已失敗，但在「超自然」領域裡，還有另一幅度：讓天主，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完成那轉變「惡」成爲「善」的神妙工程。因着信靠一位比自己更大的一位，基督徒離開了人世的成敗層面，邁入了超感受的變化與成長的境界。他的安命乃是使他的工作領域進到更高的一個層面。

基督徒離那嚴厲地受到責難的「順天安命」——以爲它會軟化人的堅強意志，窩囊地對黑暗勢力不予抵抗——事實上難道不是相去很遠嗎！請懂明白，也使人知道：找到天主的聖意，且加以承行，並不是正面相遇，也不是採取被動的姿態（連遭遇折損時與面臨死亡時，也一樣）。倘因我的疏忽或過錯而遭致不幸，我就沒有權利想：這是天主碰痛了我。（註）

註：如果我悔改懶惰和疏忽，一切因我的疏忽而招致的不幸，還是都可以變成天主對我的旨意：

一切可以重新開始，在天主內熔化，連過錯也是一樣。

接受天主的旨意的懂法是：時時刻刻竭盡心力，往「更成爲人」的努力操作中去迎合（「更成爲人」這句話是按正常的、更合人的理想所了解的「更」），也就是在於維持那足以阻止或傾覆的正反力量的平衡之中。如果我不盡我所能地向前邁步或是抵抗，我就不算站在崗位上；我也沒有按我力之所能，並照天主的心願去接納天主。相反地，如果勇敢奮發，恒心堅持，我就能透過「惡」，找到比這「惡」更深潛的天主，我緊緊偎依於祂；而此刻，最好的安命與主合一，必與本著最大忠信，善盡人的本份互相契合。（註）

原版註：把作者撰寫「神的氛圍」前不久所寫給友人魏朗森神父信中的幾段文字，放進「動能與受能的神化作用」來看，十分耐人玩味。德日進寫道：「我認爲基本上世界祇有透過死亡、『黑夜』、翻新、跳出自我中心、某種非人格化：才得以完成」。要同基督合而爲一，必須將我們存在的核心移置祂內——這意味着自私的徹底犧牲……基督該佔有我的整個生命，我也必須在祂內成長。這不僅靠靈修上的約束和那種動人的與主結合的撕裂的創痛，却也靠生命中積極努力，使人自然完成的種種。

完全的捨棄該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一、超脫世上所有的一切。

二、却同時有信心、有熱情地投身於這個世界的發展。整體說來，基督透過那要在祂內完成的世界，把祂自己給予我們。

該注意：對自然界的一切建設，我並不賦予決定性的絕對價值。我不愛任何特殊形相，我喜愛那奧妙地具有神化作用的事物：首先愛那些可被神化的種種，其次，我愛那些因基督加在人們努力之上的聖寵、屬神的種種……

概括說來，我認為基督徒努力的完整，在於以下三事：

△第一、熱情地協助人類的努力，清楚意識到：不僅因為信守了一項指令，却是因為完成了一件工作——我們的工作，實在是或近或遠，為那「圓滿」的實現做了物質準備。

△第二、在辛勞的工作，在追求日益遼闊的理想中，首先要捨棄和剋勝的是狹窄與惰性的自私。

△第三、雙軌齊下地愛好生命的「盈」和「虛」，也就是天主給我安排的苦痛和折損；經由這種種，基督直接且非常高妙地把一切化育成祂，完成我設法為祂完成的「我」……

為此，捨棄與完成人性的努力是彼此協調的。須附加說明的是：它們間的溶合方式是非常

不同的。聖召的種類多得無以數計；教會內，在十字架聖若望旁，也有聖多瑪斯和聖文生。生命中有成長期，也有衰老期。有時是人性建設的努力佔優勢，有時是神秘的空無作用佔優勢……

這些個姿態都發自同一內心指標，發自同一個使兩種活動綜合爲一的規律：「人性自然的發展，與其在基督內的超越。」

第一、二部分總結

鳥瞰基督信仰的靈修法

在觀察了神化作用怎樣在我們生活的主動、與被動兩部分中逐漸地進展後，現在我們可以看一看，我們被光明的浪潮所捲入的天上境界了。這將是我們快要做的第三部工作。

可是在隨心所欲地瞻望「神的氛圍」之前，我們該在下邊幾頁中，就幾個綜合點，概括簡明地提一提修身的道理。我們分三節討論：

- (一)對現世的執着與超脫
- (二)十字架的意義
- (三)物質的精神能

## 壹、對現世的執着與超脫

「沒有人能給予自己所沒有的」。無乳香，必無煙香；無犧牲，也無祭獻。如果人  
不先存在，怎能獻己於天主呢？如果人兩手空空，怎有超脫可言呢？憑這簡單的常人通

理，我們可以在原則上解決一個經常被提出，却提得不甚妥當的問題，那就是：對一個基督徒而言，工作或受苦那一項更好？生活或死亡那樣更好？成長或減損那個更好？發展或減縮那個更好？擁有或捨棄那個更好？

一個共通的答案是：「爲什麼偏要把同一努力過程的兩個階段，互相分離與對立呢？你的本身職責和願望是與天主相結合，可是，爲能結合於天主，應該先存在，而且該越完整越美好地，成爲你之爲你。爲此，發展你自己吧！擁有世界使你成爲自己吧！做到這點後，再捨棄你自己，接受被折損，俾能屬於別的一個。這便是同一而完整的基督靈修法的兩面。」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研究一下，這個行動的兩個步驟的個別契機和效用吧。

### 一、基督信仰告訴教友：「首先（見下頁註）發展你自己。」

這第一階段的基督徒生活的完美，在一般靈修著作中，通常都沒有明顯的指出。或許作者以爲太明顯了不必再談，或者由他們看來，做那種鍛鍊，只是太「自然」的行爲，甚至是「危險」的事，爲此不宜強調，爲此他們緘默不談，或僅默認而已。這是一

種錯誤，也是一項缺陷。這端道理雖大部分人都容易領悟，且實質上雖是（不論有無宗教信仰）倫理學所共通的，「完成人性」的職責，就如整個宇宙一樣，已在「天主的國」再被採納、重新熔鑄，和「超性化」了。基督徒有本份使自已成長（包括在人前的成長），使自己的才華（連本性的才能也在內）結出果實。把「世界」看成正在邁向成熟的過程中（不僅每個人或每一國家如此，人類整體更是在邁向成熟）——這是天主教核心教義的一種看法。它是一種特殊的能力（到達化境時就叫「愛德」），它的根和養液就

註：所謂「首先」，顯然是指事實本性上在先，比時間上優先更甚。真正的基督徒在任何時間，總不為東西或事物本身而有所執着，因為他所以想把握任何東西，終是為超越過去或使之昇華。所以我們這裡所談的執着，是深深超脫的精神所主宰着的（下文將說明）。

在靈修生活上，運用「發展」，以及用的多少，是一件特別精微的事。因為藉着為天主而發展自己的藉口來自我追尋，是最容易不過的。避免這幻想危機的唯一好辦法，是仰賴天主的幫助，恒常小心翼翼，堅持「天主比一切都偉大」的清新看法和熾愛。心中對這件事看得最重要時，想自私成長以便自我享受的企望，就會變得索然無味且無法容忍了。



是潛藏於受造物中的一切真與美。這點在上邊談基督徒的行動具有何等價值時已從長討論過了。這裡，我們要記住：人的努力——即使那不正確地被稱爲「俗世」的努力也在內——應該在人性生活中，佔有一個聖化和使人與天主合一的重要地位。因愛而振奮的努力，和那裝飾我們的、天主的雙手合作，使我們（我們和世界）經由犧牲而完成最終的合一。在這樣瞭解下，專務個人的成就和美化，無非是自我奉獻的開端了。這就是原先對世物所顯露的執着，怎樣在不知不覺中，溶化在完整的解脫中了。

## 二、基督在福音中說：「放下你所有的，來跟隨我！」

凡正確瞭解基督信仰所謂的發展自己，並努力爲天主而建設自我，和建設世界的基督徒，（在某種程度上）幾乎不必聽到這第二命令才開始隨從祂。那一個祇爲使物質更加隸屬於精神，而設法征服大地的人，就在他征服它的時候，不就已放手了嗎？那一個甘心拒絕享受，拒絕安於小成，拒絕安享已經獲得的財富和知識，却仍在工作上勇往直前，不停且日新又新地追求更遠大更高超理想的人，豈不早已把所獲致的放手了呢？以

上這些人，因為他們忠信耿耿努力着邁向建設人類的計劃，毫不間斷地生活在追求與捨棄、入世與出世、執着與超脫之間了。

不過，還有兩種捨棄的特殊方式，基督徒祇在聽到造物者的邀請或確切的命令時才執行的。那就是說：為實踐福音的勸諭，和取用那些看不清楚為更高層次的「善」而言實質上有什麼意義的折損。

上面所說的聽從福音勸諭的人，他們度着修道生活或可被看作作人性為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努力所開放的正常且「自然」的蓓蕾（在基督宗教以外也曾發現過，而且今日仍存在着）。不過，修神貧、貞潔、服從之德，終究像是逃離於繁衍、征服的正常人生活之外；也為此，這種生活要普遍地被認可，必須等待一個「往深處划！」的命令，來鑒定人心靈正在成熟的企願來自天主。造物主的這項認可，已一勞永逸地在福音裡頒佈了。可是它還該讓聽到這項召喚的人，個別地去認定，這就是所謂隨從「聖召」。

至於取用折損力量的召喚，比以上聖召的召喚更為清楚，推動力完全肇始於天主。人能夠，也應該憑着贖罪的心意，使低級的能力就範而獲釋放，在一個更大益處前肯犧牲自己。可是，天主並不許可為了折損而折損自己。志願地殘損自己，即使被認作獲致

內心自由的手段，也是基督信仰所明白禁止的罪行。教會最確定的道理是：受造的人有責任符合現世生命的企望，使我們最高部分活得更好。這件事在我們手裡，其他一切，則是那能從死亡中培育出生命的天主的事了。

不要急不要慌，操生死之權的主不久必然會來臨，或許我們已聽到祂的脚步聲了。勿提早祂來臨的時刻，也不必恐懼。當祂進入我們內，似乎來摧毀我們所有的能力時，祂是那麼小心體貼，像一種愛火，從大地的養液中，蒸餾提煉出其精華，以完成我們與祂的合一。

三、爲此，在基督徒生活的統一節奏上看，發展與捨棄，執著與超脫並不一定彼此對抗；正好相反，它們活像我們的肺一樣，一呼一吸彼此協調和奏。這就是心靈呼吸的兩段歷程，或者，你認爲更好說：它是同一衝力的兩股合成力，它的腳始終踐踏在物質上，以求超脫。（見下頁註）

以上是一般性的答案，至於在個案的枝節中，這兩個階段怎樣承接，兩股合力怎樣滙合，是有着很多出入的。要安頓得恰恰好，需要有某種靈修技巧，那便是神師的才能

和德行。對某些基督徒而言，「超脫」自始至終只是對世事世物保持一種淡泊的興趣，並忠於自己的本份：生命的增光生輝只是內在的。對另一些基督徒，在他們的生活，生理或倫理生活形成截然分清的兩段：他們從很聖善的大衆化生活，進入超脫不凡和自願捨棄的神秘境界的高原上。爲這兩等人，到頭來，路的盡頭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與再度熔鑄形影不離的、完成最後剝奪的死亡，來替「在基督耶穌內合爲一體」作先導。爲所有的人，成功的生命在於使基督內成長與折損的兩項因素，按自然與超自然的和諧比例組合起來。漫無邊際地促使成長或折損，和無止無休的飲食或禁食，顯然是同

註：從這個動向的觀點着眼，經常被指出的，修身克己與神秘生活的互相對立，便雲消霧散了。

人在專務其自我的完成時，只要把修身的努力作爲「神秘自滅」的起步，一點都不會使人對沉醉於天主這件事分心的。一旦把「人爲中心」和「天主爲中心」看作是緊緊相連並熱切加以追求時，靈修上所謂「人中心」說與神秘生活上所謂「天主中心」說之間的區分也就不存在了。當然，在人被天主擁有這件事上，受造者終究是被動的，因爲在神聖的結合中，人是被「超創化」。不過，這種被動，還是意味有着一個自動反應的人，也就是說有其主動的階段。上天之火應降到一樣已經存在的東西上，否則就無可燃燒，也無可焚化。

樣的糊塗；在靈修生活上正如生理歷程一樣，每人有每人的最佳點，過與不及都會構成危害的。（註）

我們這裡對個人所說的，應該也適用於教會整體。概括地說，教會在它歷史過程中，有時更通力協助建設大地的工作，有時更顯得它對終極的超越性的關注。確然，教會的健全和完整與否，全憑其信徒是否能確當地在每一瞬利和在各自的崗位上，完成那看似最庸俗的一切職務，並邁向高超的靜觀生活或嚴厲的克己苦身的聖召而定。這種種

註：遇到任何個案就說：「世物用得越少越好」，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迴避了基本問題而已。

這「越少越好」的原理，無疑的，是導源於這個不正確的觀念：天主用摧毀或替代方式——勝於用昇華方式——在我們內成長（或認為：受造物質的精神潛能，現在已經涸竭了）。這個「越少越好」的原理，或許可以減少若干表面的危機，可是並不教導我們怎樣從重重包圍我們的事物中，獲致靈修生活上最大的績效；然而，「使天主的國臨到人間」的正確意義，却正是這個。在這件事上，唯一足以領導我們的格言是：「愛，在天主內愛世界中的任何東西，使它在天主內成爲更大更美」。其它枝枝節節，任由個人的聖召以及基督徒的明智去決定（參閱下邊在「十字架的意義」一節中將討論的：個人怎樣善用物質東西的精神潛能）。

的職務都是必要的，就像一棵堅碩的樹，教會需要它的每條根枝緊緊紮入大地，需要它和每張葉片毫無掩蓋地展露於太陽光下；這樣，才能使正在不斷進行的活化作用，綜合程度各異、形式不一的、無法數計的、不同類型的活力，得以完成可能的靈化。

不同的召喚雖有不同的職份，却都有着一股主力，給予教會整體，也給予每一位信徒一個特有的貌相：那就是一股往上的衝勁，辛勞地透過物質趨向超拔。應記住（我們在下邊還要繼續強調這點），「超性」正等待並支持着「本性」的進步呢！但是，也不應忘掉，除非「超性」經由表面的「空無作用」，否則終無法使本性的進步達到昇華與完成。個人發展，與爲天主而捨棄，是同一聯索的不可分割的兩端，且有着首末之序，而第二段逐漸領先，終至於超絕。這便是「十字架的奧秘」一詞，在它完整意義中想扼要地表達的。

## 貳、十字架的意義

十字架原是一種縱橫交叉、相互衝突的符號，也是人世間完成優勝劣敗天擇作用的

原動力。信德告訴我們，按人們對十字架感到的吸引、或刻意的抗拒，整個人類將蒙受選拔或受到揚棄，就像麥粒和糠粃般彼此分開。在十字架出現的地方，有熱潮與敵意是不免的。當然，這種衝突，不應該用太過刺激和不相宜的方式，去宣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可惜的是，十字架的道理被提出要我們敬仰時，通常不是把它看作一個我們在自我超越中要達到的崇高目標，而是把它說成一種悲痛、限制，和壓抑的象徵了。

這種方式宣講耶穌苦難，係由於隨便套用，或漫不經心地濫用，而失去意義的熱心詞句所造成（諸如「犧牲」、血祭、贖罪等是）。說這話的人祇是玩弄詞句而已，可是這樣講着講着，終於造成「天主國」只能由喪亡中建立起來，也始終和人性的企願及活力背道而馳逆向而流的印象。按照字句的嚴格意義，這種看法是最不合基督信仰的。我們在上邊討論過的執着與捨棄必須聯合起來，才能給基督靈修法一個更充實與更完整的涵意。

十字架的道理，就其最概括性的意義來講，令任何深信這端道理的人所信服的是：在人世數不清的騷擾的前面，開展着一條出路，一條上坡路。生命有一個終結，它也指出一個行動的方向；實際上，它指出經由最大努力，朝向高度靈化的方向。接受這樣的

基本原則的人，已列入被釘而死的耶穌的眞誠跟隨者的行列——雖然他或僅是遠遠地跟隨着，或意志不堅定地跟隨而已。從這初步的抉擇，被選者與被棄者之間已有了初次區分：勇者必得成功，懶者必遭失敗。

基督教義還給這含渾的立場一些仔細的說明和引伸。最先它經由原罪的啓示，爲我們的理性指出：某些過分的失調與痛苦，實在是出於罪惡的泛濫。接下來，它爲我們的心目揭示了不可臆測，也令人心儀的歷史上眞實的耶穌基督，以及在他身上所上演的這齣神秘劇：天地的主宰，一如世上任何一人，不僅活了個平凡的生活，也正憑着它，活着一個更大的、宇宙整體的生活；他接受這生命，自身經驗着它，並同它化合爲一。這位該受崇拜的人物，最後，竟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去，向渴願幸福的我們，指出了受造的眞歸宿不應在形色世界的時空裡去尋找，却該忠信奮發地，在整體演化中去尋找有關我們自身及周遭的一切。

這樣，實際生活裡所含有的捨棄，遂漸漸展現出來；到末了，我們才能按福音所要求的，完全從感官世界的一切中超拔出來。不過這項超拔的工作，該在不冒犯與不損傷那值得稱讚的人性企求完美的努力下，按部就班，慢慢地循序進行才是。



十字架的道理意味着逃離感官的世界，這點完全正確；就某種意義說，也確實和世界一刀兩斷。在它邀請我們攀登的上升之路的階梯上，十字架也真的勉強我們越過一道臨界的絕壁，我們的腳從此也就脫離了感受層面的東西。這個終結時的「跨越」的要求，（打從我們起步時便已看到、且已接受了），必然有一天會賦予我們的一切行動一種特別的風格。這也正是基督信仰被那些不願為整個「彼岸世界」去冒喪失任何一件擁有物之險的「知者」認為是瘋狂的癥結所在。但是，十字架所代表的這種從經驗世界逃逸出來的撕裂的痛苦，乃是一切生命昇華的通則而已（這一點是應該毅然堅持的）。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的邀請下，我們經由宇宙普遍進步的羊腸小道，朝着憑世俗眼光看來籠罩在雲霧中的高峯步步邁進。十字架的王道，也正是經聖寵修直並引伸的人類奮發努力的道路。一旦完全悟到了十字架的含義，便不會再覺得生命的可悲和醜陋了。我們祇會對那不可能完全了然的重要意義，會更加小心思索而已。

總而言之，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是個象徵，却同時也是件史實。它象徵着世界無邊無際的勞苦，漸漸提升了有精神氣息的人，並將之引入「神的氛圍」的深處。它代表（也真的就是）受到天主幫助，攀登生命斜坡的受造物，有時勾搭一些東西當作支撐，有

時則爲着超越，不得不把它放手，有時更常付出身體的辛苦，去彌補因倫理過失所造成的退步。

爲此，十字架所指的，不是不入道的事，而是超乎人道的事。我們了解，打從現實人類的開端，十字架早已豎立在導向受造物可由此到達最高峯的路前面了。祇是，因着啓示之光愈來愈大，原先看似禿禿的縱橫兩塊木頭，現今顯示釘在上面的，是一個上面有耶穌的十字架。乍見之下，這個血淋淋的軀體顯得悽慘。他不是來照亮黑夜的嗎？再走近一點看，我們將認出亞凡納放射火焰的熾愛天使——被稱爲以苦難與慈悲燃燒心靈的一位。基督徒不會在十字架的陰暗中暈倒，却是在十字架的光明中上進。（原版註）

原版註：德日進神父在他的沉思隨筆中——不像「神的氛圍」那樣專寫給內外受到激動的人士唸的——會自然流露了他怎樣熱愛司鐸和修會的聖召，怎樣愛福音的勸諭和那具有救世價值的死亡。摘錄以下幾段便可證明：

任何司鐸——只因他是司鐸，便都是獻身於普遍救世工程的人。如果他能意識到自己的尊位，他不應該爲自己而生活，却應該按着他代表的那一位的榜樣而生活；因爲他被傅油祝聖，就是爲代表祂。

因我是司鐸，我願從今以後，盡我的力量，搶先發覺世界所愛慕、追尋與忍受的；搶先去尋找，去同情，去辛勞；搶先開放自我，犧牲自己；而且要比任何建設世界的工人更富有人性，更尊嚴地屬於大地……

同時，我也願意實踐福音的勸諭，在捨棄中去採集在三種慾求中蘊藏着的上天的火：在貞操、神貧、服從中去聖化那蘊藏在愛情、金錢、自由中的能量。

豈有比在鮮血淋漓中的人類，更像一隻被宰的犧牲？——在他內心的動盪中，蘊含着更適宜於創生的變化？在他汹涌中，潛含着更富足的聖化力量？在他的焦慮中，更接近最深的合一？司鐸啊！……你從沒有像今天一樣更是司鐸的時候。你和人們在生產的痛苦與流血中，摻雜在一起，浸沉在其間；從來沒有比現今更積極、更直接站立在你蒙召的路途上……

主，我自覺是如此微弱，我不敢求祢讓我分享這份福氣。可是我看得很清楚，我要大聲宣告：「在這創化和救世工程具有決定性的時日裡，我們中被選上擔任司鐸職的完成行動的人真是有福的：至死與基督合一！……」（論司鐸）

## 參、物質的精神能

業經心領神會了的基督徒靈修，其投射於「十字架」的光線使十字架人性化（却並不遮蔽它），而同一光線折回物質並使之精神化。

人們在努力邁向神秘生活時，屢次隨從幻覺，把善與惡、靈魂與身體、精神與血肉彼此截然對立。不管若干流行的說詞是怎樣，這種「馬尼蓋型」（輕視肉體）的趨勢，却從未經教會認同過。為引領我們的視線終於能看到「神的氛圍」，且讓我們替聖善的物質說一句公平話，去頌揚那吾主所穿上、所援救和祝聖的物質吧。

「物質」，就以我們在這幾頁所討論的靈修和神秘觀點來看，並不是哲學或科學用這名詞所界定的任何一件抽象化的東西；却是對我們基督徒——如對物質學或形上學般同樣具體的東西。它具有同樣的基本特性、且種類繁浩、可以感受，也彼此關連。不過，在此我們設法擁抱的整個實體（不僅在科學研究中或辯論法上，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擁它），同時並把握它在反應時所呈現的滿溢的活力。我們要說的「物質」，就是圍

着我們周遭的所有的一切受造物、一切能量，只要我們可以觸摸、感受的一切東西（神學上稱它爲「自然」的東西），也就是我們浸沉於其中的共同、普遍可以觸摸、千變萬異的生活環境。

確定了這點，如此界定的「物質」，是怎樣把自身呈獻於我們的活動呢？它是在謎樣的，具有「雙面相的能」的姿態下出現的。

「物質」可以指一種負擔、鎖鏈、痛苦、罪過、威脅生機的種種。它也指加重負擔，使人受苦、傷害人、誘惑人、使人衰老的種種。由於物質，我們變得笨重、癱廢、受傷、負罪。誰把我們從這死亡之軀裡救出來呢？

可是「物質」同時也可指身體的朝氣，使人心怡神悅的交往，使人有堅持不屈的毅力與完成的喜樂；是引人更新、融合，以及使人綻放如花的一切。「物質」是我們用作滋養，振作精神，和世界連繫，使生命充沛的東西；是如果被剝奪，我們會感到受不了的種種；是「我們不願被剝奪，而願罩上一件外衣」（格前五、4）的物質。誰能給予我們一個不死的身體呢？

克己的修練法，祇注視物質朝向死亡的一面，就退縮驚呼：「快逃！」可是，天主

啊，如果我們不取用大地之糧作爲營養，不以受造之美引他陶醉，不利用世人奮鬥使他茁壯，我們的靈魂將成什麼樣呢？假如人真能在尚未成熟之前，從祢安置他的（物質）母胎中割下，他們將怎樣軟弱可憐，他們的心將多麼貧血呢？主，請給我們講，怎樣觀看史芬克斯（人頭獅身的怪物）而不被迷惑。不需要借用人爲的微妙理論，只在祢爲救贖我們而投身人間的具體行動上，教我們再一次領悟在死亡中隱藏着的奧蹟吧！因着祢降生成爲一個會受苦的人，讓我們看出物質的精神力量，而後，也教我們鍥而不捨的，爲祢而把握住它。

讓我們取用一個類比，作爲反省的起點：設想有一個在深海裡做潛水工作後，想回到海面上的人，或想像一個朝着一座被陽光照得通明的山峯，在陰霧密佈的山腰中邁步前進的旅客。對這兩個，空間被劃分成爲性質恰好相反的兩層：後面及海面下層，愈來愈顯得晦暗；前面及山頂方向却愈來愈顯得光明。對游泳者和登山者，要成功地走向光明，同樣需要在周遭的東西中取用一件當作支撐點使自身上升。此外，在努力過程中，向前邁進一步，光明也增加一分；空間一經越過，看來就不再被照明，而且隨着被超越的程度，逐步深深陷入黑暗中去了。請記住這些不同的形相。它們象徵地表達了：

該知道我們所需要的各種材料，應該怎樣虔敬地去觸摸並運用「物質」的東西。

首先，「物質」不一定只是拉扯人向下的重量、使人深陷的泥濘、擋住去路的荆棘。就它本身而論，在我們對它採取立場、作了抉擇之前，它只是一條斜坡路，可以由它往上升，也可以由它往下降；是一個可以用作支撐，也可以使人下陷的環境；是一陣可以颳倒東西，也可能提昇東西的大風。按照自然的性向，也由於原罪之累，物質確實顯示常趨向朽敗。可是也由於自然，並由於「神成肉體」的奧蹟，物質內含有着一種朝向「更美好存有」的刺激或向力，作為抗衡，反而成爲「罪的引火絨」的剋星。人世的實際處境是這樣的：由於我們介身於宇宙之中，我們各自站在各自的層面，或斜坡的各個基點上；而這個站立的基點，乃是由現實世界當時的瞬利，和我們誕生的境遇，以及我們個別的聖召所決定。而且，從這基點開始，雖然遭遇和教育不相同，要我們去完成的職務，却在於超越一連串的受造物，朝着光明而到達天主。那一連串給予我們的受造物，不會都是障礙，而是提供我們賴以超騰的支點，是我們可以利用的中介物，是該用作滋養的糧食，是淨化我們的新血，是使我們敦睦共處，以及鍛鍊我們的種種東西。

由於我們本身從開始就在物質界的位置，也由於我們以後在物質內所佔有的處境，「

物質」隨着我們的努力分別歸屬爲兩個不同的層次：一個是屬於已超過的或已到達的層次，除非下降，已不能回去或停留在哪兒，這便是物質只就其爲物、爲肉而取用的層次；另一層次就是憑精神作用而取用「物質」的層次，它引我不斷努力去求進步，更深入研究，爲能征服它、聖化它。這兩個層次的分界嶺，本身就是相對的，不停地在變動的；對那在我下方或在我身旁爬山的兄弟看來是美的、聖的、靈化的東西，對於我們或許倒是壞的、腐化的、物化的。昨天我應該取用的，今天或許應該禁止不用了。或正相反：某些行動往昔對聖類思·公撒格或對聖安當是嚴重的不好，我或許應該做，才能追隨他的後塵。換一句話說：沒一個人可以不經由物質的一個歷程而到達天主的；這個歷程一方面是一種間隔，另一方面也是一條使人同天主會合的道路。除非先得與擁有某些東西，沒有人可以成爲天主心目中的他。我們各自都有一架雅各的梯子，一系列的東西，架構成梯子的級次。所以，不要在時間沒有來到之前逃避世界。不過，該知道在流逝不居的事物中，務使自己朝向天主；那麼，當物質惰性足以拉扯我們深深陷於自私享受之際，我們會覺察受造物，按我們說過的，放射一種有益的「合力」，使我們心曠神怡，把我們從微弱中提拔出來，有力地推我們朝向高大的遠景，朝向捨棄甘脂而追求更



屬靈的美感。同一物質，以往似乎教人尋求最大快感與最小辛勞的物質；將成我們最少享受與最大奮勉的動力。

爲此，容我再說一次：這對各個個體是個約束，對整個完成的整體却猶如捷徑。世界整體臻於完成，也該經由一定的歷程，這個想法難道是錯謬的嗎？那是不容懷疑的。在整體物質中，縱使含有不可利用的能，縱使更不幸，也含有某些流失的能和壞的因素；但物質更真實地含有若干精神能量，並因着在基督耶穌內的逐步昇華，而構成造物主正在進行的基本工作。這種能量如今還是到處瀰漫着；任何東西，即使看來卑微或粗陋，莫不含有微量的精神能。這是生活在信徒內的基督奧體的工作；耐心地在精鍊這上天的力量，絲毫不容流失，直到鍊成選定的品質。我們可以信賴，這工程正在慢慢進行着。因着人類衆多以及聖召類型的繁浩，天主聖神無孔不入地在各個領域中工作。這便是我們上邊講的那棵大樹，它那受太陽煥照的枝條，正用它深潛的根鬚輸送上來的養液在抽枝開花。當全部工程進展時，某些部分大概真會涸竭。我們理會到在每個個人生命裡，精神化的物質與肉體之間的分界線，不停地向上移動；同樣，當人類逐漸基督化時，也該感覺愈來愈不需要某些世上之糧來滋養。爲此「靜觀」理當主宰煩擾的工作，

貞操勝於直接佔有。這是物質朝向精神的衍化通則。這個動向必有一個歸結。一旦，物質內可被靈化的原素皆被納入靈魂，一切被選的活力皆被提鍊了出來，那時我們的世界已準備好接受主的光榮來臨了。

在這物質的通史中，誰認不出洗禮的偉大象徵呢？耶穌浸入象徵大地之能的約旦河水裡，祝聖了它。然後，正如尼斯的聖國瑞所說的，耶穌濕淋淋從水中起來，把世界提昇了起來。先浸入水中，後再出來，是分享物質與使它昇華，佔有與捨棄，經過與牽動：這都是答覆物質的挑戰所引發的，使物質獲救的同一活動的兩面觀。（見下頁註）

迷人也使人振奮的物質，安撫人心也使人堅強的物質，使人富饒也能毀人的物質，我信賴那使你清泉留香的上天影響力，並把我自身交託於你的洪流中。因為基督的德能已通傳給你。請用你的引力拉着我去，請用你的養液飽飫我；請用你的抗力使我堅強，用你的撕裂釋放我。最後，用完整的你神化我吧！

註：由於太注重物質的第一段歷程，有些「感官神秘主義者」或「新潘拉強論者」（例如「美國派」），犯了錯把追求人世情愛與進步，和追求真愛與天主國，看成是同一平面的事。反之，太過注重第二段歷程，也會誤入某些偏激的學說：他們只看到完美從「本性」的毀滅中

茁壯。教會一再界定的真正「超性」，既不讓受造物止於原狀，也不毀滅它，而是使它昇華。不管人是多麼超脫或具有創力，天主的聖愛與熱情總是降到一顆已受大地滋養，已受過或近或遠的準備的心上——這件事豈不明顯嗎？令人驚奇的是，很少人能在這事或其它事上抓住演化的觀念。有時，他們看變化了的東西，像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有時，却把它看成全新的東西。在前面個案裡，他們看不到精神；在後一個個案裡，他們看不到物質；這第二種錯誤不如前者粗魯，但經驗指證它同樣摧毀人性的平衡。

第三部分  
神的氛  
圍

「沒有一個人為自己生活，或為自己死亡……我們或生或死，都歸屬基督。」

以上第一、二兩部份所說的，無非分析並證實聖保祿的這句話而已。我們先後探討了生命中屬於行動和發展的一面，隨後也探討了那屬於接受、減損與死亡的一面。在我們周圍、左右、前後、上下：只要稍微超過一點感受層的表面，便能看到那位「神聖者」融合在內，也顯露祂的存在。天主不只在我們面前，在我們身邊親臨，祂是無處不在湧現着。祂是這樣包圍、滲透着我們的裡裡外外，即使在我們的深內，也找不到一個沒有祂臨在的地方，可容我們屈膝下跪的。

藉著受造的一切（沒有一件例外），那位神聖者團團圍着我們，透入我們內，陶冶着我們。我們想祂遠得不能接近，其實却是浸沉在祂炎炎的火團裡：「我們是活在祂內：」真像古聖祖雅格從夢中醒來後所說的：世界，這個可以觸摸的世界，我們曾以厭惡蔑視的眼光看待的庸俗世界，原來是一座聖所，而我們却不知道！「讓我們大家來崇拜！」沐浴在生命之光的我們，讓我們在這高度精神氛圍中收斂一下心神吧！在概括地

探討用什麼方法能使我常常更開放於它，讓它周全佔有之前，且先心神怡地辨認一下它的屬性與性質。

## 壹、神的氛圍具何特點

「神的氛圍」的美妙特質，就是把我們認為彼此敵對的優長，在它內和諧地滙合起來。它像世界一樣遼闊。它比宇宙間無法測量的能更是驚人，却卓越地擁有人心儀神往的精密。

「神的氛圍」像大海一樣，維護養育着無法數計的、閃耀着生命的波濤，却又同時保持它自身的超越性，而能有條不紊地引領世界的一切元素，成功地在它內完成「一個自我」。

它是無可比擬地親近我們，接觸着我們，因為它藉宇宙的所有力量推動着我們，却也常從我們的擁抱中悄悄溜走，使我們明瞭：在這世界中，我們除非竭盡心力讓它的波濤來提昇，我們絕對無法掌握住它。它親臨於每一受造物的深內，吸引着我們同祂一起，

朝着一切圓滿的共同中心邁步而去（註）。

因着它的臨在，所有接觸到的物質使人純潔，貞操怒放猶如愛的昇華。

在神的氛圍內，成長在捨棄中完成；儘管執着於物，却會剔除腐化的成份。死亡變成了復活。

如今，如果我們追問那奇妙地配合的完美由何而來，我們會發覺那都肇始於唯一的「源泉」。我們可以如此表達：在我們摸索時，天主之所以像是一個「普遍臨在的環境或氛圍」般顯露祂自己，是因為祂是一切實體所聚焦的「太極點（或終點）」。世上每一元素，不論它是什麼，此時此地都得以站立穩定，且都像形成一個錐體的各條主線，向着一個焦點綜結起來的——同樣，世界上的一切，在到達其個體圓熟及整體完美時，一切的一切，都是連結在那吸引它們的天主身上。為此，一切受造物，只要它真實存有，在其本性或行動中，在其最深的實體中，必然會顯露着同一實體（猶如一面破碎了的鏡面，在每一小碎片中映照出同一個太陽一樣）。這同樣的一個實體並不自行顯

註：按我們——我個人和我所愛的人們——靈化的進度，我在所愛者身上碰到天主。同樣的，按照我不斷更是純潔的官能，更進一步地追求美與好的境界，我就在美與好的深內掌握了天主。

現，却在多元的形相下隱含着唯一的完整體，在近在手邊的瑣物中潛藏着無可捉摸的奧妙，在物質中深蘊着精神。沒有一樣東西，憑它自力足以影響我們，除非那普照一切的火源向我們投射其光熱。除非我們飲水思源，按照物性的結構的指向做去，我們的思想無法把握真實，我們的心和雙手也無法抓住那在我們希望獲得的東西之下所真正渴願獲得的，一切美好的源泉。這個「火源」，這個「源頭」是無所不在、處處親臨着的。正因為天主是無限深淵、無限精微，所以祂是極臨近，也是無所不在的。正因祂是「中心」，所以祂整個地佔有球體。因為祂是最精的靈體，所以祂是無所不在；物質正好相反，它看來處處碰觸得到，實在是由於它自身分散離析。在這個新發現的照明中，我們可以繼續探究那永久無法懂透的「神的氛圍」為我們保留的妙境。

「神的氛圍」雖是無限廣寬，事實上是一個「中心」，所以它具有中心的特質，就是說：它有絕對和決定性的能力，把在它懷中所有的東西統統團結起來，並予以完成。在「神的氛圍」中，宇宙間的一切元素憑其最深內、也最定型的底質彼此深深接觸，逐步鍊成最純最引人的品性，而無虞再受損壞及腐化。那構成人與人交往上的痛苦之源的個別表相，和彼此的不適調，在神的氛圍中彼此相遇時消失了。願因着生離死別及大地



的貧乏或富饒而憂苦的人退避到「神的氛圍」中去吧！在世界外層裡，任何時間都會發生使人心傷的距離；身體的距離、心靈間互不諒解的距離、死亡隔離了生命所造成的距離。任何時間都有人因着好幾年的時光不能影形相隨而落淚。人們（不無理由的憂慮着）自己身處似瘋如狂的冷酷或令人失望的自然境遇，在那裡，人的大部分努力看來完全是枉費；他求救的呼聲和敲門聲祇是就地消失了，引不起任何迴音。

這一切，是我們在表面層裡感受到的淒涼景色。

我們姑且放下表層，但並不離開世界，讓我們深深投入天主內吧。在那裡，也從那裡，在祂內，也經由祂，我們將把握一切，主宰一切。我們爲着忠於生命，不得已才放手的光華，有一天，在祂那裡，我們將重新找到它的菁華的。我們會意願却自覺無能爲力去接觸和影響的人，在祂那裡，憑他們最脆弱、最敏感、最富庶的本質相互團結在一起。在祂那裡，我們最微小的企望和努力都將有所收穫，都不會落空，都能使集宇宙的一切精髓所形成的弦線和奏共鳴的。

讓我們定居在「神的氛圍」中吧。在靈魂的最深處，在「物質」的最堅實點上，在那裡我們將重新找到自己。在那裡，一切美好滙聚合流中，我們將發現宇宙的超絕的巔

峯，超敏感點，超活力點。這時，我們將覺察在我們的深內，我們行動與崇拜的一切活力，毫不費勁地組成一個「圓滿」。

在這優異點上，世界的一切資源和諧地組合，但尚非全部完成。錦上添花的是：投入於「神的氛圍」的人，覺察在他內的一切活力都在這氛圍的導引下，輕易妥當地躲避了太多神秘嘗試上經常遭遇的危險。

這裡我們首先要說明：生活在「神的氛圍」內的人，絕非泛神論者。驟然看來，聖保祿指示我們的深奧道理，很像某些引人的哲學或一元論的宗教所講的一般，實際上却大不相同。它對我們的思想更是穩健，對我們的心更是甘飴：泛神論使我們着迷，因為它教我們看到一切的一切在普遍的完美團圓之中；但底子裡，它所給我們的，如果真能給予的話，只是溶而為一，只是一種無意識的存在；因為達到演化終局時，按照泛神論所發現的，世上一切的元素將統統消失在它虛構出來的神內，或者神將它們完全吸收了。我們的天主，却正相反，祂使在祂內精鍊的一切受造物，達到最高度的個別性；也就是說，在和天主結合的極致中，被選者在天主內，達到個人最大的圓滿。為此，我們認為有理如此想：只有基督信仰能滿全神秘者最基本的企望：結合於另一個——也就是成爲「

另一個」時，却仍保有他自己。這樣的合而爲一，遠較其它一切鬼神與世界結合之說，更是引人。因這樣的結合，完全保有其永久引人入勝之長，却揚去了雜滓。「天主在一切內成爲一切」。這也是我們的「神的氛圍」與假的神人合一說，有天壤之別的地方。基督徒可以全心以赴，不必怕有一天會成一元論者。他也不必怕投身到這個深淵裡後會在啓示的道理及生命上站不住腳，也就是說他會虛構一個崇拜的對象，或使自己的所作所爲落了空。沉浸在神內的基督徒，在思想上不會誤入那被宣判爲「現代主義者」、或異想天開的「覺悟者」的變態中去的。

的確，對目光已敏銳化了的人，造物主，更正確地說「救主」（在後面將再談）在一切東西中顯現着、發展着；以致，照聖女安琪·福里諾的說法，「世界滿盈着天主」。不過，在信徒眼裡，這個洋洋大觀的世界之所以有價值，正因他沐浴於其中的光明肇始於一個歷史上的火源，經由可靠而正確的承傳，代代相傳而來。「神的氛圍」之所以令人興奮不已，歸根乃由於接觸到那位顯示他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的耶穌而來。剔除了耶穌存在的歷史價值，那使人沉醉的天主處處親臨的想法，就會變成近似別的任何形上學的幻境一樣，不能確定，且含糊曖昧——對我們的思想既無經驗證實，也無權威足以保

證我們的生命將受其引導而衍化。因此，不論我們即將試着在復活的基督身上辨認他是多麼皓光揮發，他之所以引人，永久是福音所傳的那可觸摸、可體驗的真實事件。聖保祿所傳的奧妙的基督、宇宙基督，在我們眼中，除非生自瑪利亞，並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擴展，便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奧妙的基督從歷史上的基督那兒，取得他根本不能置疑與具體的基本品質。不論我們在基督的神秘生活內有多深入，我們總是離開不了福音上的基督。正好相反，我們常感到更需要緊緊地被包容在祂真實的聖體內。為此我們並不是教會用「現代主義」一詞所宣判的那種人，也不會偕同「幻覺者」及異想天開的「覺悟者」一樣失敗。

構成「幻覺者」的眞錯謬，在於摻雜了世界的不同層次，因此也攪亂了它們各自不同的種種活動。由「覺悟者」看來，天主的親臨不僅照明一切事物的底質，也傾向於侵佔它的表面。因而，勢必廢除其嚴苛但有益的實體。他們看「近原因」的慢慢成熟而各自結實、複雜物質系統有着固定不變的相互關係、整體世界統系的無限應變性等都不算什麼；天主的作爲，被想像成不按任何程序的、透過這塊細編密織的、天衣無縫的布，突然地顯露的事。天主簡直被看成是一個外來干擾，而且是一個豁免我人努力的巫師。

我們已長篇指述了，世界在耶穌基督內真實的變化，對人類行動的效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按照教會所揭示的，在「神的氛圍」裡，東西是由內裡發生變化的。它們沐浴在內心的光明中，可是在白熱中仍保有它們的個別形相。不這樣說還是說得不夠，應該說：它們的個別相在「神的氛圍」中才畢露出來。只有把——「我們之所以爲我們」的特點引伸、超越過去，才能消失於天主內：這永久是一條分辨真神秘者與假神秘者的基本規則。天主的懷抱是無限寬大的，「在父家裡有許多住所」。不過，在這無限寬大中，爲我們中每一個人，在每一時刻，只可能有一個位置，就是繼續不斷地信守自然與超自然給我們安排在生命中的職位。如果我們不在自己的崗位上專心致志地展開我們的各項工作，我們便不能在天主願意我們的特定點上分享祂的圓滿。因爲在這點以外，即使祂還繼續包容我們，對我們來說「神的氛圍」已是殘缺或竟完全不存在了。這股洪流並非叫我們撒手不管，却是要我們不斷奮鬥以迎合它的沖激。它的能，等候並激起我們的力量。猶如海洋在某些日子，只在船梢或游泳者打破平靜的水面時，才放射出光明；同樣，世界在我們施勁反應時，才釋放天主的光芒。當天主願藉神魂超拔或死亡，使基督徒恒定地隸屬於天主而結合於祂時——或可以如此說：天主只有在人們因着愛與服從而

僵化於鞠躬盡瘁時——才將他們帶進祂的懷中。

這又似乎矯枉過正了。我們這位信徒爲了避免陷入寂靜主義與照明主義的錯誤，却似乎又因神的氛圍，而陷入外教人的自然主義中。由於相信人性努力的天大價值，由於等待在世界裡熟睡着的、崇拜天主的官能醒悟，也由於尊重現今還潛藏在物質裡的精神德能，我們這位教友看起來或許很像崇拜大地的人。這裡也像在泛神論個案中說過的一樣：那只是外表相似而已。正如有許多完全不同的東西，外表却是相似的。

「教外人」愛大地，是爲享受它，也爲讓自己封鎖在其內。基督徒愛大地，爲使大地更純潔，並從它那裡獲取逸出大地的能力。「教外人」黏着於世界，設法汲取感覺界能給予的快樂。基督徒抓住或接納感官世界的一切，爲的能把它轉向天國，或是爲使自己能因此朝向天國，才和世界多多接觸：是黏着於天主的前奏。

「教外人」想憑封閉於自我之內而完成神化；人類演化的終局，爲個人或爲整個人類都一樣，是建立於人自身。基督徒則視自己神化的完成，只有讓「別的一個」來同化：生命的極致，在他看來，是死於和天主結合之中。

「教外人」眼中看到的整個真實，無非是那真實所映現在可以感受層面的東西：是

直接接觸得到的、繁瑣的。基督徒所取用的東西雖是完全一樣，可是他把一切，在一個與天主相連的共同軸心上貫連了起來。爲此，對他來說，宇宙構成一個整體；雖這一切只是在最後完竣時才能達成。

總之，基督信仰的神秘主義，與人類宗教精神在歷史上所顯露的各種主要型態相互比較，我們可以說：基督神秘主義採納人類各種神秘生活中最甘飴，也最有力的精神，却揚棄了不好的或可疑的成份。在基督神秘主義中行動與承受，擁有世界與捨棄，對現世事物的興趣與蔑視之間，顯示着一種驚人的平衡。爲何對這個動人的和諧驚奇呢？難道不是心靈對她生來即在其內生活、發展（因着本性與聖寵）的氛圍所含各種激盪的自反反應？正如，在這「神的氛圍」的懷中，各種受造物的個別音響雖不混同，却被一個主宰與輔助的音符所調和了（不容懷疑，是這樣一種熾愛的調調使聖五傷方濟入了神），心靈的官能開始對它回響共鳴；各種曲調，像一個不可言傳的內心世界的大千變異，相繼組合成一支非常單純的和奏；在那裡，各種心靈情景：熱情與寧靜、滿盈與超逸、激情與平寧、執着與釋放、安息與行動：此來彼去，按時應景令人怡悅神往。

如果這個永久晦暗却又光明之境，可更清楚地用別的話來表達的話，那就是一「愛得

什麼都可以」之境了。進入「神的氛圍」就是終於找到了「唯一的必要者」：它焚毀我們愛得不足或愛得不好之處；它遮掩其火焰，使愛得過火的我們清寧下來。它把從我們懷中所奪走的，或從未給予我們的再度給予，使我們深感安撫。到達這珍美境界時，就是真地感到需要一切，也同時感到一無所需。我們需要一切，因為世界雖遼寬，但要滿足我們以行動去掌握天主的方法、和我們渴願被天主所擁有的機遇，永遠不夠。同時沒有一種事物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因為吸引我們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東西之上所映現的唯一實體。任何與祂之間轉瞬便消失的東西，只使那個實體，在往後給予我們時更顯得純潔。一切為我是一切，也是虛空；一切為我是天主，也是塵土：這是人按着當時神光的不同射照，同樣真實地如此說述出來的話。

有一天，有人這樣問道：「擁有唯一至高天主為中心去拯救普世，或是擁有無比大的具體的世界去接受天主與觸摸天主，那一樣更為有福呢？」

我們不想設法解決這個令人玩味無窮的「不一定」。我們現在既已熟悉了「神的氛圍」的特性，我們會注意那在每樣東西下向我們微笑的臉，像深淵一樣迷人的「東西」。我們要問他：「主，你是誰？」



## 貳、神的氛圍的性質

### 宇宙基督與大融合

我們似乎可以概括地這樣說：「神的氛圍」是由天主無所不臨架構而成。這個又豐富又靈活的單純屬性，實在是構成基督徒一連串生活態度的後果與條件（諸如正直意向、安心順命等是）。天主的無所不容，是天主的首要屬性，使我們可以在我們內，也在我們周圍，到處抓住祂。這個答案，已能使我們的知性感到滿足，因為它勾劃出了問題的核心。可是它還沒有仔細指出，我們賴以「生活於其中的能」是什麼，這是我們希望能在這「唯一緊要者」身上看到的。天主的無所不容，是在何種適合受造的人及我們這個世界的形式下顯示出來並應用於我們人類的呢？天主教信仰教我們看出，它像是世界的滋養液，無往而不流，負荷着使人聖化的寵愛。它的性能像聖經告訴我們的，有一天，唯有它將是永駐的聖愛（「請你們住在我的愛內！」），猶如自然東西及其力量的原動

力。歸根說來：它和那美妙的、實質的天主旨意完全相同；它就是處處臨在的、滋養我們生命的、「具有一切美味的」精髓。最後，它是怎樣的一種具體的鎖鏈，使宇宙間一切承連在一起，並賦與籠絡我們的力量呢？基督信仰的菁華，便是給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予以回答：「那就是道成人身的，耶穌基督」。

讓我們逐步深入研究，它將使我們看出「人子」與「神的氛圍」原是神奇地合一的。能覺察到我們被無所不容的與無所不為的天主所包容，我們確已跨出重要的第一步：天主以創造與保存，包圍我們並深入我們內裡。

現在，我們再往前一步。造物主用何種方式，為着何種目的，賜予我們做一個生命的共享者呢？祂用了對他噓一口氣息的方式，為使人達成他所不敢期許的、和祂合而為一。天主用這個動作，把我們保存在祂的親臨中，這是一種合而為一的轉化作用。

我們再往前探索：天主陶冶作育我們，最後要完成的偉大繁複的工程是怎樣的？這是「量」的充實，與「質」的完滿；這是奧妙的「圓滿」；在這圓滿內，實體的「一」與受造物「繁多」，在一個完整體內，並不混淆，却連合在一起；這種連合雖沒有實質的增多，却是一種存有的勝利和拓展。

如今我們到達目的了，那活力中心，活的連繫，組成那「圓滿」的靈魂是什麼呢？聖保祿大聲向我們說：是那將一切連合、熔化成一個，是那使整個建築物穩定堅實的一位，是死而復活的基督：是祂「充實了一切，一切在祂內得以堅定」。

現在讓我們把這長長一連串的等號的首與尾承連起來。我們必會驚奇地認出，無所不在的天主，在我們宇宙裡，以組合一切能量的「完整基督」的方式，顯露祂自身。天主在形成及完成拯救與聖化世界的基督身上，藉着上天、下地與陰府的一切力量，在我們內，在我們身上施勁加壓。在這項操作過程中，基督並不採取死板被動焦集點的姿態，而是採一切能量發射中心的形式：一切的能量經由基督聖身，把宇宙帶到天主那裡；當一切終於浸透基督的活力時，神化境地才來到我們內。

那時，「神的氛圍」才顯得正像我們會企願着的芬芳與定型的眉相。在那裡，我們認出那在我們內，使我們和基督合成一體，且同化於祂的一種無所不在的親臨。天主的無比廣大，因着聖子降生成人的事實，為我們變成了「基督化的處處臨在」。我們所能做的好事及好行為，就物理實質而言，已經在完成的基督體中，被同屬物理世界的某件事物所接納了。我憑着信與愛所忍受的折損與死亡，使我成爲更密切地構成基督奧體的微

小的完整部份。在一切的事情上，我們的確確是在構成基督或接受基督。不僅「對具有愛心的人，一切都變成善」，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說「一切變成天主」；明朗地說：「一切變成基督」。

不管聖保祿的話是怎樣明確（請勿忘這些話是他向第一批基督徒說的），有些人以為我們把基督奧體的觀念，牽強成一種現實意義；或者至少以為我們樂於在保祿的話裡，找出標新立異的看法。請仔細看看，我們就將發現，雖經由不同的途徑，我們只是回歸到教會因着聖體聖事的禮儀所走出來的大道而已。

當司祭說：「這是我的身體」，這句話直接落在餅上，也直接把餅轉化為實在的基督個體。但是聖事的偉大工作，並不停止在這個局限於空間與時間的事情上。我們扼要地教小孩們懂得：透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教會經歷的各個年代，以及世界的所有時期，都只絕無僅有地構成一台「彌撒」和一次「與主結合」（領聖體）。基督只是一次痛苦地死亡，伯鐸和保祿在某天某時領了聖體；這些不同的行動只是形成唯一連續手勢的若干點子而已，但由我們的經驗來看，這些點子在時空中各自分離而並不出於同一中心。歸根說來，從準備默西亞來臨的初期開始，經由耶穌在歷史上出現，以及教會的各

個成長階段，直到救主末次光榮地駕臨，實際上只有一件事在世界中發展着：道成爲肉體，因聖體聖事，在每一個人身上正在實現中。

一個人一生中所領的聖體，只形成一次與天主結合。

現今，生活着的一切的人所領的聖體，形成一次與天主結合。

現今，過去和將來一切的人所領的聖體，形成一次與天主結合。

我們對人生活於其內的物理世界、其幅面的廣寬，以及人自身與宇宙間的不尋常的連繫，可曾賦予足夠的注意，因而能夠意識到這個基本真理所含有的驚人事實？讓我們盡力意識到各時代、各地區所有的廣大人羣吧！按天主教要理教導的，我們相信這些個數不清的無名氏，理當受到這一位威能足以馴服一切者的實質的接觸與主宰（誰能向我們說明，事實上，在某種程度內，靠着聖寵的援助，基督的影響力，怎樣從基督徒開始，深入到人類共同的血緣中呢？）是的，大地人類層，完全與永久地受了降生成人的基督的組合力的影響。這點是我們大家都確認的信道之一。

那麼，人類的世界在宇宙的結構中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呢？我們已經提過，而且越反省越深深感覺到這現象的確切與重要：它顯示是一個連續不斷、向精神方向演化的地

區，在那裡，一切實體（連低級的能量也不例外）正朝着感覺、感情、思想、認識與愛的方向不斷昇華。在我們觀點的中心，在大地周圍所見到的有靈的人形成一種浸在天主之內的、燒得通紅的物質表層。從動力學與生物學的觀點看，不可能在它下面劃出一個清楚的分界綫，正如植物與撫育它的環境之間劃不出一條界線一樣。爲此，如果「聖體」極有力地影響我們人性的種種，它的能力必然因着延續的效果，也伸展到下面負荷着我們的、比較更是晦暗的層次：基督「曾下降到陰府」……從最後要出現的「圓滿」的組合點看（注意：這是唯一可以真正看懂世界的着眼點），聖體內的基督統制着宇宙的整體動向：「祢藉着他創造一切，活化一切，而把一切賜給了我們」。

我們這裡所說的統制，至少是指一種爲建設「新的大地」有用的各種因素，使它成爲完美精緻，達到最後昇華，完全被掌握住的一種統制。可是爲什麼不再進一步想到基督的「聖事行動」呢？因爲祂正是爲聖化物質而來到人世，在未達純超性領域前，祂先影響信徒內外的生活環境，也就是我們稱作：在一切事上所顯示的「天主上智的照顧」。

如果是這樣，我們又正確地投入我們的「神的氛圍」中了。在每一件真實的東西裡，在我們的周遭，基督顯然就是最後的決定因素；像一個中心，或幾乎可以說，像一個「

宇宙的共通元質」。因為我們，帶着我們個別的個性以及各自的聖召，都是爲着祂，並在祂內被造成的。我們的人性取用物質世界的種種，把它化育爲人；聖體則把人化成基督聖體。聖體聖事的這項變化，遠超過，並且滿全了，在彌撒聖祭中的「變質作用」；它逐步且不可抵禦地侵佔、變化整個宇宙。這是在荆棘叢中通過的火，這是使銅器震撼的敲擊。這雖是引伸的意義，但仍是真實的意義：構成聖體聖事餅酒形體的是世界的整體，爲能達到這個祝聖的時刻，需要整個創化歷程所經過的時間。這也就是我們用「我們在基督內生活、行動與存在」所表達的意義。

吾天主，當我走近祭台去領聖體時，讓我今後能由我面前這個小祭餅，辨認出隱藏於其形相之內的這些無限的遠景。我已經習慣，在這看來沒有生機的一塊餅下，認出一種要吞噬一切的力量：按教會大聖師們的說法，它絕不被我同化，而是將我化成祂。天主，請幫助我克服遺留的幻覺，它使我相信，祢的接觸僅是限於此時此地似的。

我開始了解，在聖事的餅與酒的形相下，首先透過「物質」的形相，祢接觸到我，可是也虧得整個宇宙，把祢這原先的影響力像波瀾一樣，一波又一波地衝擊了我，影響到我。

按某種真實意義說，祢向我們伸開雙臂，向我們開放的心，莫非就是世界一切能力的匯合；因為祢的意願，祢的興趣，祢的性格已深深透入它們之內，向我放射力量以陶成我、滋養我、精鍊我，直到我進入祢愛火的核心。在聖體的祭餅形下，耶穌，祢贈予我的，乃是我的真正生命。

為接納這包容一切的擁抱，我能做什麼呢？「我將如何擁抱，一如祂擁抱我一樣呢？」要回償那完整的贈予，只有完整的接受。我要努力以我的整個生命去回報——包括今日的和來日的，個人的以及和別人相關連的生活。在我內，聖體聖事的餅和酒的形相有時會消失，不過，每次它都使我更深陷入祢無所不在的親臨中；不管生或死，我將不停地在祢內前進。為此教會有理由暗示該常常、處處領聖體的規定。聖體應佔領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應該靠着聖事的幫助，成為祢我間無邊無際、永不終止的接觸點。不久前，這生命展示於我的，是彷彿同祢在「世界」的洪流中受了一種洗禮，現在叫我看出一如因着結合於世界而與祢合一。這是生命的聖事。我個人生命的聖事：指證我接受了的生命，活了的的生命，捨了的生命……。

為了上升高天，而先降到陰間後，耶穌，祢是這樣充滿了宇宙的四極八方，從今以



後，我們幸能不再離開祢：「我往何處，才能逃避祢的神和祢的面呢？」現今我確切知道：不是生命，因為生命的成長正是加強祢對我的佔有；也不是死亡，因為死亡正把我投入祢的雙手裡；不是好的或壞的精神能力，因為它都是祢的活工具；也不是物質的能量，因為有祢潛藏在那裡；不是一往不返的時光的激流，因為終究是祢管制着它的流量與節拍；不是無可測量的空間的深淵，因為它指證祢的偉大。「不是死亡，不是生活，不是天使，也不是君王，不是權勢，不是力，不是現存的事物，也不是將來的事物；不是強有力的，不是崇高的，不是深淵，不是任何其它的受造物。」（羅八：38）這一切都不能使我跟實質的、祢的愛分首，因為這一切莫非是掩蓋着祢的幃幔。在這些東西的「形相」下，是祢掌握着一切，為使我能掌握着祢。

吾主，我再說，究竟那個福氣更大？是讓一切東西成為跟祢交往之道？或是祢成為那麼「普遍地親臨」，致使我能在任何受造物中接納祢、掌握祢？

有時人們想使祢在我眼中顯得更引人，因此幾乎一股勁地只強調祢昔日的人性的容貌和慈祥。唉，主啊，說真的，如果我只願喜愛一個人的話，我怎能不轉身朝向祢給予我的那些如花似玉的魅力呢？在我們周圍，難道沒有像母親、兄弟、朋友、姊妹般不可

抵禦地吸引人去愛的人嗎？我們要向二千年前的猶太求什麼呢？……不是的，正如其它存有一樣，我竭盡我整個生命，和我全部的熱情所呼求的，遠不只是一個可供珍惜的類似物而已。我呼求的，是一個可堪崇拜的天主！

我說崇拜，沒錯，崇拜就是讓自己消失在不可測的深淵裡，縱身沉入汲之不盡的大海裡，安息在無朽腐之境，讓自己溶化於無邊際者，獻身焚毀於白熱通明的火中，因着對自己有更清楚的意識，也更甘心情願地讓自我消失，把自我徹底地交付給一個「無底者」！除此，我們能崇拜誰呢？

當人越成爲人時，人也越感到崇拜的迫切需要，是一種日益明朗、細緻、更迫切的需要。

噢！耶穌，請用祢的閃電之光撥散雲霧吧！請把威能、輝耀、復活的祢顯示給我們看吧！願祢像古老殿宇圓頂中央的鎮石一般穩固地統制我們吧！唯有這最後顯現的榮耀，才能平衡、宰制住在我們心中湧起的輝煌世界。爲使我們能同祢一起戰勝世界，請祢在世界光華的環繞中，顯現給我們吧！

## 參、神的氛圍之成長

天主的國是在我們內的。當基督乘着彩雲降來時，祂只是顯露在祂的影響下、緩慢地在人間完成的變化而已。所以，爲加速其來臨，讓我們設法更瞭解祂在我們內的親臨是怎樣發生和成長的。爲能聰明地促成其進度，讓我們先注意「神的氛圍」在我們內的形成和發展，隨後再注意它由我們開始，在世界中的發生和增長。

### 一、「神的氛圍」之顯現：存在的興趣與天主的顯臨

黑夜裡吹來一陣涼風。它何時來的？從何而來？往哪去？沒有人知曉。沒有一人能勉強天主的神、祂的視線、祂的光降落到自己身上。

人，突然有一天，理會自己對「天主處處親臨」的事有某種意識。若試着問他：他的這種情境何時開始的？他大概無以爲答。他所知道的，乃是一種新的氣息已透過了他的生命。

或許可以如此描摹：這始於一個使每種和弦擴充音域的獨特單音，始於一束使一切的美增色生輝的柔和光線……接着，各種感覺、情感、思想，和一切心理因素一一相繼貫串起來。這一切，都由於那無法界定的「東西」——終歸是同一個「東西」——而一天天更顯得馨雅宜人，更鮮美感人。接着，那個渾然的音律，那馨香，那光明，開始顯身明確。在那時，出人期待與臆測的，我開始發覺在一切之間，有一種無以形容的共同什麼。這個「一」，將它自己開示給我，並在開示中，讓我掌握到它，且瞭解它。我已獲致一個新的官能：一種能感受新品質或新幅度的官能。更深的，是在我完成了一種變化，使我對「東西」或「存有」的看法變了。那「東西」，從今以後，對我說已彷彿可以接觸，可以品味了。那東西却主宰着它藉以顯露的一切形相，它本身吸引着我飄然起舞。

以上是任何一個較有感受力和自我分析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夠如此述說的。這個人從外表看或許是一個「教外人」。如果他是一個基督徒，他會說這「內在翻新」似乎是在他本然的、心的深處發生的事。

不要讓我們被表面形相所愚弄；也不要因為某些有神秘經驗的人試着確定或稱它

爲「普遍的微笑」時所犯的明顯錯誤而詫異。這個生來的「完整者」給人的感覺，正如任何能力（尤其是那更充沛的能）：不具形相，使人迷離。人們在東西背後所預感的實體，猶如嬰兒在初次張開眼睛後見到的種種東西，設法予以正確描述是同樣的不可能。他們經常摸索到的，通常只是形上的幻覺或粗魯的假象，可是表象和映照出來的光輝豈不證實東西本身和光的本身的存在呢？——泛神論的錯誤恰好證實，我們極需要有一句，從那實存者口中說出的啓示的話。保留了這點，我們可以說：所謂與生俱來的、生理上的、對存在的自然興趣，都是神光照亮每一生命的第一道曙光，是世界受到降生成人的神的活化時的第一次悸動。天主處處親臨之感（不一定是感情）實在引伸也再造了生理能；祇因描述殘缺不全或迷了路，這才成了泛神論。

現在我們曉得「神的氛圍」顯示給我們的，是改變東西深內的實質者。我們立刻可以指出兩個重要論點：有關在我們人的看法裡，我們是怎樣抓住它，並是怎樣保持它的。首先，神的顯露並不改變東西的表面形相，一如祝聖聖體時餅與酒的形相並不改變。因爲所發生的心理情況，在起初，只是有了一種內在壓力或是一種深沉的光明；受造物之間彼此的關係，還是和先前完全一樣，只是它們的指向更爲明確而已。彷彿一線

陽光，照入透明物體時，照亮了整個物體。由神秘生活的基督徒看，沉浸於內在光明中的世界，它的稜廓、結構和深度顯得更明確。這種光線，並不是粗淺的快感所能掌握的表面色彩，它也不是足以損害東西，或使人什麼都看不見的猛烈的強光。它是一種從世界的一切因素，在耶穌內綜合成的安寧而有力的光線。參與這項綜合作用的東西愈是按其天性臻於完成，它的光輝也愈顯得親切迎人；沐浴在這光線內的東西的稜廓也必更明顯，根蒂也愈顯得深沉。如果允許我們用稍微改變一點已經通用的話來說，我們或將說：把基督信仰的偉大奧蹟，說成是天主「顯現」出來並不完全正確，而是「天主透過世界顯露出來」。是的，主，那光輝不僅外逸，而且深入；耶穌祿不僅顯現，而是透過萬物顯現出來。

沒有東西比這光線更爲具體，更不容捉摸；沒有什麼東西比這光線更混合，却同時又更可分離。「神的氛圍」由我們看，確實像是存有本身內的白熱層，可是誰能保證我們的見地穩定可靠呢？那只是光線本身的那一位了。世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們品嚐天主顯露所帶來的樂趣，因爲它比任何力量更深入；爲同一理由，世上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勉強天主的顯露。

以上所說，是我們接下去要反省的第二點的基礎：在天主內生活的進步。

理會天主處處親臨，就本質而言，是見到、嚐到、或直覺到某些東西的高度品性，爲此，不能憑着直接推理或任何人爲技巧而獲致。像生命一樣——天主在生命中的顯露原是生命所能使人經驗的最高境界，它是一種恩賜。這裡，從第二部份開始，我們已被引領到我們自身的核心；我們已降到奧秘深淵的邊緣，去觀察那噴湧而上的激流，感受到被天主吸引、對天主的魅力變得敏感，感到存有結構的穩固與終極的一元性。這是我們最高度、也是最完整的成長的耐力。天主因祂是創造者，當然願人追尋祂，見到祂；祂這樣安排了：使人能掌握住祂。「天主的聖寵常先我們一步，激發我們的視線和祈禱。最初的動力和催促畢竟常從祂而來，而且不管神秘官能的今後發展如何，在這領域內沒有一項進步，不是準對另一項新恩賜的回答：「除非父吸引他，沒有一個人能來到我這裡。」

爲此，在「神的氛圍」佔有我們之初，我們被引導着做懇摯不斷的祈禱——懇切籲求這基本的恩賜：「主，叫我看見！」主，我們曉得，也預感祢就在我們周圍親臨着，可是在我們眼上似乎有一層掩障。請讓祢的面容照亮我們！願祢的光輝深深照射到我們活

動於其中的、重重的黑暗之中吧！請派遣祢的神，那唯一能激起偉大的演變工程、並予以完成的神——一切受造物所呻吟着、企望着賴以達到內在完美的神：「請派遣祢的神，一切必將創化，大地也將面目一新！」

## 二、個人在「神的氛圍」中的進步：純潔、信與忠誠

「我工作……父一直在工作。」「神的氛圍」有其魅力（因此也關係重大），是它能在我們周遭日益增強其能量。它彷彿是一種常放射更大光明、更負有天主的大氣。在祂內，只在祂內，完成一切愛的瘋狂渴望：自我消失在所愛者內，也讓自己愈陷愈深。可以說，有三項德行，具有促使天主一天比一天更親臨於我們生命的奇效，那就是：純潔、信和忠誠——這三項看似「靜態」的德行，實際上却是三種異常活躍，使人無止境地進取的德行，讓我們逐一觀察它們怎樣對我們產生「神的氛圍」的效用。

### 1. 純潔

按它最廣寬的意義，不僅指沒有罪（這僅是純潔的消極面），也不僅指貞操（它只代表一項重要個案）。純潔是：在一切中和一切之上，專務追求愛天主的熱忱與衝動。



靈修生活上不潔的人，是黏着於享受，或封閉在自私中，並在自我內及其周圍引進一種萎靡不振的惰性，在宇宙於天主內合一中注入分歧動力的人。相反地，做爲一個純潔的人，是那按照他在世界中的崗位，設法將基督在一切內完成一切的焦慮，置乎個人眼前短暫利益之先的人。

一天比一天更純潔的人，是那個被天主所吸引，而能使這股熱忱、這股衝力永保強勁、永遠昇騰，且永遠更踏實更強大的人。他或因本人的職位，而留在世界的同一物質層內活動（雖然他的活動一天比一天更靈化）；或則是（通常更是如此）：已臻於那以「天主自己」漸漸替代了別的「世之上糧」的境界了。

這種意義的純潔，是按照他朝向「神的中心」的吸引力來衡量的。或換句話說，看人離這中心是多近。基督徒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純潔是靠着收斂心神、默禱、良心清潔、作事動機純正、領聖事等來維持的。這裡，我們祇談談它怎樣使天主凝聚在我們周遭的神奇能力吧！

小說家鵬生說了這個故事：他想像一個有透視神恩的人來到一座小聖堂裡，在那裡有一位修女正在祈禱。他闖進聖堂，在這個不熟悉場所的周圍，突然他看到整個世界，

按這位弱小的祈禱者的心願的強弱，連接、活動、組織了起來。修女院的小聖堂，成了大地圍繞着旋轉的極心。在這默默祈禱的修女的四周，一切東西都因着她的信仰，振奮活動起來。她的信德是那麼有活力，因為她純潔的心靈，使她很接近天主。這段小故事是一則很好的比喻。

心靈趨向天主的內在衝力，對那些想算出在人類中累積多少能量的人看來，或許是不足道的。可是，假如我們能看到「不著形跡的光」，猶如看到雲、雷電或太陽光一樣，我們一定會發現那些純潔的心靈只由於他們的純潔，便像那披蓋著雪的山峯一樣地活躍：它那看似毫無動靜的峯巔，却不停為我們吸住了在高氣層中流動的活力呢。

我們可真願意「神的氛圍」在我們周圍增強嗎？請接納，並細心撫育一切聖寵所帶給我們的，使人跟天主結合、渴望天主、和天主在默禱中交往的力量吧。只要我們變得更透明，那不停地照着我們的天主之光，一定會更深地透入我們之內。

我們可曾有時想像過，天主預報救主降生奧跡的意義？

當天主所預定，要在我們眼前實現天主子降生成人的時刻來到時，祂預先要在世界中，激發一種足以吸引祂來到人間的力量。祂需要一位使祂降生到人寰裡的母親。祂怎

麼做呢？祂造了貞女瑪利亞，也就是，祂使大地上出現一個如此純潔的人，在她透明的純潔中，天主凝成一個嬰孩而顯現；在這件事上，很明顯具體地表達了純潔具有多大的力量，竟能使神降生到人間。

不過，在稱讚童貞聖母時，教會却加上一句話：「妳是有福的，因為妳信了！」這指示憑着信德，純潔才是多產的。

## 2. 信

我們在這裡所瞭解的信德，很明顯，不僅指我的思想接受基督教義所確認的信道，却是指更富涵意的信服；因為我認識的這個可敬的天主，激發我委身於祂慈愛之中的信德。這也是實際生活上，確信宇宙在天主掌握之中，祂的手仍然繼續在陶冶塑造這一團膠土；形形色色的很多可能，全照天主的旨意而完成。總之，這是福音所指的信德；我們可以說：沒有一項德行，包括愛德在內，像信德一樣，被救主更懇切囑咐過。

那末，基督我們的師傅，在他的言行上，怎樣孜孜不倦地向我們描述了信德呢？首先，在一切之上，信德是一種發生作用的能力。由於怕陷入不可靠的實證論的論調，另一方面又由於「基督科學說」，那裡越出了界的神秘論已使人寒心，我們有時候似乎寧

願不提使人為難的、祈禱必然生效的保證。可是，我們不能掩飾祈禱的功效，而不以基督為恥。如果我們沒有信德，浪潮必然使我們沉溺，大風一定狂吼，糧食一定匱乏，疾病一定擊敗或逼死我們，天主的力量必然無法企及、或是遠不可及。反之，如果我們相信，大水必溫和地迎接我們且糧食增多、瞎子復明、死人復活，彷彿有一股力量從上而來，彌漫於整個自然界。為此，我們或是必須加以詮釋，而無理地使福音縮水，或是必須承認這些績效的真實性，不僅把它當作曇花一現的東西，却是看作永恒真實的東西。該小心，切勿窒息這自然界的力量在天主內可能活化的啓示。正相反，我們該把這項啓示，堅定地放到世界觀的中心位置上；只是，必須正確地了解其指意。

「有行動的信德」是指什麼？難道天主聽了信德的呼籲，來替代圍繞我們的東西的正常作為嗎？難道我們像異想天開者，等待天主將那至今由我們辛勤尋找才得到的效果發生在物質上或我們身上嗎？

顯然不是。信德命令我們做的，並未威脅或僅僅鬆弛物質或心理世界的內在鎖鏈，和人應該盡人事的責任：「一點或一撇都不會少」。在行動信德的化工下，世界的自然連繫，還是完整無損，只是增加了一個原動力，多了一個內在指向，幾乎可以說多了靈

魂。在信德的影響下，世界可以不改變外相，即變得有彈性、有生氣，且具有高度生機。福音上所明白要求我們的信德，「完全」在此，也「只」是這個。有時這個更具生機的特質更顯露在靈奇的效果上了（當物質因素因完全聽從天主指揮而獲得大能的緣故）；有時，在通常情況下，這更具生機的特質，顯露於本是模稜兩可、或從某一面看本是一種不利的遭遇，却因天主的照顧，在更高層次上成了美好的整合。

上邊在討論減損的耐力時（參照：第二部份，叁），我們看到失敗、衰老、死亡，以及我們犯了的過錯都可以被天主熔鑄得更好而化成祂。從這裡我們憑信德的觀點，看到了天主怎樣安排了奇蹟發生的條件。

是的，世界與生命——已放在我們手中的我們的生命與世界——像一個祭餅，準備接受天主的影響力，就是那「道成人身」的天主的真實親臨。這個奇蹟一定會實現的，只是有一個條件：我們應信「這事」會發生，也能對我們自身變為行動——我們變成基督體的引伸。如果我們真能信，一切便豁然開朗，而顯示在我們四周；偶然的事變成有組織的，已成就的種種變成不朽的圓滿，痛苦變成天主的光臨與安撫。如果我們懷疑，岩石不會流出甘泉，天空老是烏黑，海水常是動盪險惡。而且當我們面對生命的失敗時，還

會聽到基督師傅的聲音：「信德淺薄的人哪，爲什麼懷疑呢？」……

「主，請援助缺少信德的我吧！」主呀，祢自己也知道，因爲祢曾經親身經歷了人世的憂傷。在某些時日，世界看來令人害怕：無邊際的大、盲目、殘酷。它毫不乎地震撼着我們，扯着我們，折磨到死。可以如此說，人終於英豪地、在冰冷烏黑的洪流間，興建了一片稍有光明和溫暖得可以居住的地帶；在那裡有了一張可以觀看的臉，有安撫人的手，和一顆會愛的心。可是這個住所，又是那麼不穩固！隨時，從每一條隙縫裡，可怕的事會沖擊過來——我們設法忘掉那些常臨在，離我們只一壁之隔的火、瘟疫、暴風雨、地震、惡勢力的泛濫，會無情地把我們辛苦建起來的東西，在轉瞬之間完全沖垮。

吾天主，既然由於人性的尊嚴，不容我像獸或一個孩子一樣，合上雙眼不去看它——免得受誘惑而咒詛宇宙及其創造者——請教我看清在它內隱着的祢，跪下朝拜吧。主，請祢向我再說一遍，那偉大而使人釋然的話，那既是啓示，又是使之成爲事實的話：「這是我的身體」。真的，那晦暗的龐然大物，那個怪誕的風暴——如果我們願意這樣說——無非就是祢……「是我，不要害怕！」在生命中使我驚慌的種種，在山園祈禱時曾使祢

恐怖的種種，歸根說來只是餅酒的形相，只是做成聖體聖事的物質材料而已。

我們只管信吧。現實愈是顯得赫赫逼人與無法改變，愈該堅定地信。那麼，我們將漸漸看出那處處令人戒懼的東西開始鬆弛，繼而微笑，最後終於伸出它勝過人世熱情的雙臂來擁抱我們。

給予宇宙穩固性的，不是僵硬的物質及其龐大的數字，而是從聖神而來的溫柔的溶合。世上無數的偶然湊合和盲目勾搭，為有信德的人，只是幻象而已。「信德的指證，倒是事物的本質。」

### 3. 忠誠

因為我們本着純潔之心，因為我們對世界懷有信心，世界就向我們伸出天主的雙臂，使「神的氛圍」把我們的生命團團圍住，只待我們自身投入天主的懷抱中去。這個姿態，便是在我們日常職務中，對天主主動的回答。信德聖化世界，忠誠（忠於職守）使人和世界合一。為正確地描述忠誠，說出忠誠擁有的「神的氛圍」中的主要的與終極利益，我們就應該在此重提在以上二部份已說了的種種。使那些經由各種遭遇而來的、取之不竭的資源，使我們得以實現合一的心願的，豈不就是忠誠？

藉著忠誠，我們把自己放到天主手中，並使自己留駐在天主手中，並在祂化育的行動中，和祂的聖手合而為一。藉著忠誠，我們在天主的聖意和祂的願望間，暢開了一條通道；讓祂的生命，猶如一種滋養的食糧，透入我們內，同化我們的生命。「我的糧食，就是承行父的旨意。」

藉著忠誠，我們在每一瞬息，正確地站在世界內外一切的力量奇妙地滙合而成的整體力量的焦聚點上，也就是在某一時刻，可以實現我們的「神的氛圍」的唯一點上。

忠誠，也只有忠誠，使我們能處處且常常碰到天主；藉著忠誠，也只藉著忠誠，我們回報天主透過世界所不斷給予我們的親吻。

要知道，忠誠含有使人和天主交通的無法估計的力量，因為正如信德和純潔一樣，它的功效是無邊際的。就其完成的工作或承受的減損而言，它是沒有界限的，因為我們常可以在已經完成的工作中更求完美，或更善用不利的遭遇；常可精益求精，常更細緻，常更具彈性……

就策勵我們採取行動或接受努力的意向而言，也是沒有界限的：因為我們能夠在翕合天主旨意上更求成全，也常可以更超脫，也更有愛心。



就我們的對象——天主而言，更是沒有界限了。因為我們永遠可以更是鞠躬盡瘁，讓自己在喜樂中耗竭，無止無休地與天主結合。在這裡我們要放下死黏活佔的想像：這種佔有是不夠的。要記住這點：天主對我們有限的人，祂的親臨，並不像一件現成的、只  
要伸手就可擁抱的東西。祂是永久讓我去發現，永久顯得更大的一個。我們越自以為認識祂，祂愈顯示並非如此。我們越認為已掌握了祂，祂就越往後退，這樣吸引著我們直到祂本身的深淵。我們越藉著本性與聖寵的努力去接近祂，祂也愈藉著這同一股勁，來加強我們的官能，去接受祂的吸引力。

為此，我們方才所說的那個有利點——那為每一個人、每一瞬利，「神的氛圍」可以發生的唯一點，不是宇宙間的某一固定點，而是我們應該像賢士們所追蹤的那顆異星般的一個移動的中心。

按不同的聖召及職位，這顆星不同地引導人走此路或走彼路。不過它指示的任何途徑都有這一個共同點：常使人走向更高（這點我們已多次說過，可是最後綜合在此一說也是重要的）。每人的生命，如果活得真誠，更大的願望必緊隨著較小的願望而來；捨棄漸漸勝過享受，死亡完成生命。到末了，透過受造物而衍生出來的必是同一件事。有

時經由心神的超俗，有時經由實際的剝奪，或快或慢、或高或低地引導我們衆人朝向更不自私享樂的境界；在那裡，神光更充份、更清澈地照着更受提昇的人，使他越過中介的種種；這些中介物不被拋棄，却是被釋放了。在純潔、信與忠誠三道光線的滙合照射下，世界被熔化而疊摺起來。

猶如烈火，通常正是用足以熄火的東西來養它的火原的；也像激流遇到了途中的障礙，反增加噴湧的聲勢；同樣的，人與天主相遇而產生的緊張，使受造物熔化、提鍊而昇華，使一切都有助於天人合一。

喜樂、進步、痛苦、逆境、過錯、事業、祈禱、美善、天上、地下或地獄的一切威能，都在這上天洪流經過之處折腰相迎，都放出自身含有一份建設性的能量，使「神的氛圍」更爲富庶。

彷彿那毫不費勁地透過最純潔的白熱金屬的火焰，天主所吸引的心靈，深入世界，圍着被天主昇華的光華，不停地前進。吸引人投向天主的神，並不損毀任何東西，也不牽強拉扯使之變形；天主的神釋放萬物，使之自由；他使一切納入正軌，使一切容光煥發、生氣盎然。天主的神不遠離萬物，他讓萬物托着他步步上升，並提携着被選中的一

切，一起前進。

純潔、信、忠誠這三項靜態而又發生積極作用的能，你們在霽和清朗中，顯然是大自然中高級的能量。你們給世界——包括物質世界在內，最後的穩固和確定的相貌。你們是構架「新大地」的基本動力。靠着你們三者——同一個使人心悅神服地膜拜的三種面容——我們「戰勝了世界」：「戰勝世界的是我們的信德」。

### 三、集體在神的氛圍中的發展：諸聖的相遇與愛德

#### 1. 「神的氛圍」與個人價值

上面所談，實際上我們只關心「神的氛圍」在一個心靈上，在世界中，在天主前怎樣建立起來和怎樣成長。有些讀者會問：「那末別人呢？你怎樣看待他們呢？難道基督信仰可以在『愛旁人』以外建立起來嗎？」

我們即將看到，在我們設法勾劃出來的輪廓裡，「旁人」佔着主要的位置。可是在把他納入我們的建築物之前，爲着兩項理由，必須徹底討論在單獨個人身上的「世界神化」的問題。

首先是方法問題：從事正常科學工作，個案的研究必先於普遍化的工作。其次也是性質問題：因為儘管我們「在基督耶穌內」的發展和完成，彼此是如此非常的休戚相關，我們各自却仍然具有互不相通的責任與可能的得失——得救或喪亡都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事。基督教義中這端個別得救的信道，正因個人得救，與人類總體得救的觀點，有着密切關係，所以刻意強調個人得救問題有其重要性。我們不該忘掉，在經驗世界裡，大夥人都被同一宇宙所容涵，每位個人都代表着一個獨特看法和獨立行動的中心（爲此可以說：有多少個人，便有多少「局部的宇宙」）；同樣，在天上的實在世界中，儘管我們深深浸沉在同一個大能的創化與救恩中，我們各自還是一個個別的神化中心（爲此可說：有多少基督化的心靈，便有多少個局部的「神的氛圍」）。

我們曉得，人們由於官能及思想敏銳程度的差別，在同一環境中，面對同一機遇或行動，反應是非常不同的。試着假設一件不可能的事：假如我們從一個心靈進入另一心靈，我們真像進入另一世界。同樣，在相同的時間與空間下，天主按照祂遇到的人所表現的不同程度的信、誠與純潔，便以完全不同的實況與之交往，以不同程度的完整，把祂自己贈與人。試着想像同一成就或同一失敗的事臨到一大羣人，這個同一事件，因着

受此遭遇的不同的個人，就會顯出不同的面貌與不同的後果。對一個既無愛也無信的人，一切只是盲目遭遇，荒謬，沒有什麼意義，只是物質的偶然湊合而已；但對一個處處看出天主，到處與祂接觸者而言，那就是光明，有安排，有意義，有生命。人間有少種不同的信賴和忠誠，便有多少種天主提昇的方式。本質上唯一的影響力，碰到不同的我們，天主上智便顯著不同；正如同樣的太陽光線，映在物體上顯出的五顏六色，却消失在深淵裡了。同一個宇宙有好多層面，和不同的區域；同一幢寓所，有很多房間。

爲此，當我們重新唸司祭在祝聖聖體時，對餅與酒所說的話時，我們各自該爲自身祈求，使世界爲着我們而改變：「使它——世界爲我們變成吾主耶穌基督的體和血」。

這是我們該走的第一步：在照顧別人之前（也爲的能夠照顧別人），教友應先把自己個人成聖的事做好。這並不是自私，而是抱着堅定與寬大的信念，相信就在我們個人自身內就負有極微小、而不能替代的、神化整個世界的責任。

我們至此想要指出的，就是這個局部神化作用是怎樣達成的。這意味着把基本的現象整合起來，並看出整體的「神的氛圍」，是如何因着許多單獨個人的「神的氛圍」的滙聚而合成，而後又如何反過來幫助它所擁抱的每個個體完成其獨特的命運。以愛德的

行動把「神的氛圍」拓展到無限，現在正是時候。

## 2. 愛德加強「神的氛圍」

為明瞭與衡量愛旁人所具有的神化力量，該回到我們上邊所討論過的種種，尤其那描述祝聖成一個完整聖體的一段言論。

透過漫長的時間與數字驚人的個體，正在進行的只是一件工作：基督把蒙選的人和他自己連繫起來；也只有一件事在完成中：從游離散佈在世界或初現端倪的精神能，凝聚成基督的奧體：「這是我的身體」。沒有我們自己，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救活我，或是使我喪亡，這是非常正確的。可是另一句話也是正確的，那就是：我們的救援工程的進行與完成，是緊緊連繫於整個「蒙選羣體」的聖化工作上。為此，按某種意義，可以正確地說：得救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基督，人類的領袖，人類活生生的綜合體。每一位蒙選的個人是被邀去面對面地享見天主的，可是享見的行為是跟基督的提昇和光照的行動，息息相關而不可分的。在天上是「我們」仰慕天主，却似透過基督的眼去瞻仰天主。

如果真是這樣，那末我們個人神秘生活的努力，還需要一種必要的補充，便是和所

有其他人的神秘生活的努力連合起來。在「最終圓滿」中合而爲一的「神的氛圍」，是應該從我們人世存在階段便開始合而爲一的。即使渴願生活於天主內的基督徒已純潔地渴望憑完整的信心祈禱，並以最大誠意工作了，還是有着無限餘地可以專務整個宇宙的神化工作。他該把他個人的工作，和在他周遭耕耘者的工作連合起來。在他四周擁擠着無數個局部的小世界，因爲所有的單獨個人，都是被這局部的小世界包圍着。他該從這些小火焰裡取暖，該讓自身之內循環的養液，和別的細胞內的養液交流：爲着共同的利益，應該接受或傳授生命及其活動，該適應整體的溫度與張力。

用什麼能力，來使掙扎着孤伶伶獨自生長的「個人小宇宙」的外殼破裂呢？憑什麼力量，才能使我們小小的流光能夠融合起來、昇華在基督元首的光輝中呢？

是憑着聖愛，它是一切精神連繫的原動力與結果。福音所莊嚴宣講的基督的聖愛，就是那心靈間或多或少所意識到的凝聚力，也就是那由「在基督耶穌內」滙合而成的愛的力量。不可能愛基督而不愛別人——正因他人也走向基督；也不可能愛別人邁向人類大團結，而不同時接近基督的。爲此，當人們個別地建立「神的氛圍」時，由於活體的內在定力，必然自動地和別人相熔合。兩團火相熔時，熱度必大爲增加；這種必然的連

繫，常顯露於聖人的內修生活上：他們熱情洋溢地愛一切帶有永生幼苗的受造物。我們已觀察到由「合一所生的張力」要人忠於人事，甚至使他從最有死亡味的力量中煉出生命來——最美妙的效果，是使基督徒投身於救人的熱愛中。

熱愛「神的氛圍」的人，不能忍受自己的周圍存在着黑暗、冷漠、空無，因為那裡本該滿盈着天主，因天主而振奮。想到有無數靈魂，本來和他連合於同一「世界」，却看到在他們周遭，天主親臨的火還沒有足夠地點燃起來，他不禁寒慄。以前他曾以為，他只須伸手便可以隨心所欲地觸摸到天主，現在他看清人唯一足以擁住天主的，只是有的人一齊伸出手臂，才能邀來天上的愛火，而接納它。唯一能完成神秘變化的，是在聖愛中合成一個身體、一個靈魂的整體人類。

這個由一切受造的有靈個體，在基督吸引力影響下，所凝聚而成的團體，是信德對世界的最大勝利。

我的天主，我承認我在過去的好長歲月裡，一直（而且直到現在還是）頑抗不肯愛近人；我也深深嘗過，為愛那些和我奧妙地連在一起的人，愛到粉身碎骨，是多麼超人性的喜樂；我也同樣感到對祢要我愛的羣衆，生性是多麼封閉和懷着敵意。在宇宙間，



在我之上和在我之下的種種（可說是一脈相承的），我很容易把它整合到我的內在生活裡去：純物質、植物、動物、大能者、統制者、天使，這一切我都無困難地接受了，而且感到在這統系裡受到支持的喜樂。可是那個「別人」，那不僅是指「窮人、跛子、蹩腳、白痴」，而是單純地一個「別人」，那看來是活在一個與我不相干，對我是「關閉的宇宙」，而且看起來是破壞世界的一元和安靜的他，如果我向祢說：「我本能地並不想拒絕和他交往」，或「想到和他心靈交通並不感覺厭煩」，我還能算誠實嗎？

我的天主，請祢在「別人」的生命裡，顯耀出祢的容貌吧。祢那無法抗拒的目光，在一切東西的深內閃閃發光，它已照射到我該追求的工作上，和一切要經歷的辛勞上了。請教我，尤其在最親密、最完善、最遙遠的兄弟的靈魂上認出祢來！

祢要我為這些兄弟付出我自己——這是我的心唯一可以付出的；並不是那祢安放在我們生命裡，使之內心成長的，最強的那一種滿溢熱情的特別感情，而是那種不那麼甘飴，却同樣真實，而且是堅強的那種感情。在人與我之間，祢願意藉着聖體聖事的幫助，顯示那神秘地使億萬個有理知的受造物，在祢基督耶穌內化成同一個單元的基本吸力（任何人一旦強烈地愛時，都會有此模糊的感受的）。祢願意以一個由為己存在的世

界和爲天主存在的世界所構成的親和關係，來吸引我走向「別人」——而這遠遠勝過個人間簡單的同情心。

在這件事上，祢不以任何心理上不可能的事來強求我，因爲不認識的、數不清的人羣裡，歸根只有一位，就是祢，在邀我去愛。

祢不要我對「別人」做出虛偽的愛的聲明，因爲我的心，除非在一切的深內，找到每一個人最具體的他之爲他，不可能達到祢。我的愛所交往的，是這個別人本身，而不是在他周圍的某些模糊的東西。

不，祢不向我要求什麼虛假的、不能實現的事。靠祢的啓示和聖寵，祢只要我們終於意識到我們內最合人性的自我。人類會昏睡——如今還在昏睡——他囚居在封閉的小愛情的、狹窄的喜樂之中。在大夥人的深內，一股無限強烈的「精神能」正在瞌睡，只有我們衝破自私的壁，並深深改變我們的觀點，而習慣看到那普遍的實在時，才顯現出來。

耶穌，祢是人類工作的救主，祢賦予工作一個真意義；祢是人類辛勞的救主，祢使得勞苦之於人生，產生一種真價值。請祢援助人類團結統一，迫使我們放棄狹窄的胸襟，依靠着祢，敢投入我們還不認識的愛德的大海裡去冒險。

### 3. 外邊的黑暗與喪亡的人

天主國的歷史，直截了當地說，是一個團聚的歷史；神化的完成，是所有被選的心靈，在耶穌基督內成爲一體。但，既稱作被選，便意味着選擇與甄拔。爲此只把耶穌看作引力和聖化作用，還不能算完整地懂得基督信仰。正因爲祂是團結一切者，所以祂是選拔、判別與分開的一位。按福音的說法，有好麥粒，有綿羊，有站在人子右邊的人，有婚宴廳，有使人心悅神樂的火光；可是也有莠子，有山羊，有站在判官左邊的人，有關閉了的門，有黑暗的外邊，有恰好與那使人心心相結的火焰相反的，那使人在孤獨中腐化的火。新的大地逐步生成的整個過程，是由團聚與隔離兩部所構成。

在前面篇幅裡，我們只注意指出怎樣直奔聖愛中心，怎樣讓我們更完全地接受它的照射；我們曾刻意使我們的眼朝向光明，不過我們還是始終感到在我們後邊也有着陰影和空無，有着天主的氣息稀薄、或完全不存在的路途，我們的步子只好停頓下來。但這個我們想逃避的下層的黑暗，原本也可能是一種開放於虛無的深淵。不成全、罪、惡、肉慾爲我們是一種退化的指標，是東西的反面，隨着我們深沉在天主內時，便停止困擾我們。

主，祢的啓示要我信得更多。惡的能力在宇宙間不僅是一種吸力，一條歧路，一個「

負」號，也是一種化整爲零的、回歸於無的力量。在世界精神演化的歷程中，某些有意識的存在體或獨立個體志願地脫離了祢的引力所合成的團體，「惡」好像化身活在他們內，在他們身上站住了腳。因此，現在在我們四周，有黑暗的敗壞的，惡毒的東西摻雜在祢的光輝之間。而這個分離了整體，終於形成一種世界演化史中的一種固定而不變的廢物。福音告訴我們：不僅有卑賤的東西，也有「外邊」的黑暗。

天主，在所有該信的奧蹟中，沒有一件比「被判受永罰」的奧蹟，更使我們驚魂動魄了。而且我們越成長，也就是越意識到最微小東西之下，潛藏着的珍寶；最微小的原子在構成最終完整體的價值時，我們越發感到地獄的觀念無法捉摸。重新回到不存在，這倒還可以懂……可是永恒不再有用，永恒地受苦……

天主，祢向我說過，要信地獄存在。可是祢禁止我自以爲絕對無誤地想：某某個人一定被絕罰了。我不打算在這裡看看被絕罰的人，也絕不想去發現是否真有人如此。我聽信祢的話接受地獄的存在，猶如宇宙結構中的一項成分；我要祈禱、沉思，直到我在這件可怕的東西裡，看出它是祢無所不在壯觀中的一項使人成爲聖賢，成爲有福的補充說明。

說真的，主，我不需費力去勉強我的思想或其它事物，便能看出這「第二次死亡」的奧蹟其實是一種使人獲得生命的源泉；我也不需很費力，便能看出那「外邊的黑暗」正足以顯示祢偉大的深潛威力。

我知道邪惡的威能，就其刻意做惡的行爲來說，絕不能在我的生活中干擾「神的氛圍」。因爲當它設法滲入我的宇宙時，它的影響力——如果我有足夠的信德的話，便不能不屈服於任何受造之能的共同命運——即被祢不可抵禦的威能所擒住、及折彎，於是誘惑與邪惡變爲「善」，並激勵人心在愛中和祢結合。

至於失落的心靈，即使因爲墮落而在奧體中挖了空洞，我也懂得，他們不可能妨害那最終的大「圓滿」。天主，有人不顧聖寵的召喚而喪亡，因而似乎勢必摧毀大「圓滿」的完整時，祢使用一種再熔鑄的補救方法，時刻不斷予以整修，使它常保新鮮純潔。被絕罰的人，並未被拋棄於大「圓滿」之外，只是無份享見祂聖容的光明與福樂。祂讓他失落，但爲「圓滿」自身並不損失什麼。

因此，主，地獄的存在，並不毀損什麼，也不弄糟在「神的氛圍」中我所欣賞和追蹤的周遭的發展。我倒感覺：地獄竟然意想不到地，在那裡作育着偉大新奇的事。它在

大作上添加了一撇、一個重點、一種對照、一個深度。這一點，除了它，原是不會有。頂峯的崇高，由於底下的深淵才顯出來的。

方才我是按人的看法說話：世界在基部接連着空無，也就是說，在某種標尺所指，止於零點。可是，天主祢以撕破的宇宙之卑陋的陰影，教我看到，在我腳下展開着球面的另一半：現實層無止境地、至少一直下降到一切可能的存在體。

世界有這個實在的負極，莫非是祢願我因此更加強理會它的無邊無際及它的急迫的重要性？

耶穌啊，驚人美善的師傅，我閉上眼，不去看我現在還無法瞭解的東西；容忍我的弱點，還不能懂得什麼是「被絕罰」；至少我願在我實際的人世生活中，注意到可能會「被絕罰」的威脅，是怎樣嚴重的事；那不僅是爲怕祢罰我，耶穌，而是爲能熱愛地歸屬於祢。

耶穌，方才我已向祢呼籲，不僅做我哥哥，却是請祢做我的天主。現今祢佔着世界的頂峯，荷着吸引及抗拒萬物的驚人的選拔威力；祢顯然是我到處追尋、崇拜的無限偉大的活力：地獄之火與上天之火，不是兩種不同的火，而是同一個能的正負不同的表露

而已。

師傅，但願地獄之火，不燒到我和一切朋友身上……也不燒到任何一人身上……吾主，我曉得祢會原諒我這樣糊塗的祈禱的。但願它那陰沉的火光，和它所顯示的深淵，能替美滿光輝的「神的氛圍」增一份光彩才好！

結語  
期待基督光榮的來臨



「隔離與集合。把世上壞莠子隔離，把在工作與辛苦中忠誠地建設自身的優良個人集合成一體。在這雙軌齊下的活動——現今幾乎完全隱匿不顯——的影響下，宇宙正在我們四周演變和成熟起來。」

有時我們樂於想像：創化工作中，一切常無休止地、單調地一再重演。這是由於宇宙的一個季節，對我們短暫的生命是太冗長了。這也由於對我們膚淺和閉塞的視線，無法從那種變化太廣太深的創化工作中，看出整個物體和精神中永不休止的改良與進步。讓我們信仰啓示吧：它對人性最深的預感，仍然是一種可靠的依據。在平凡事物的表面下，一切因着我們以純潔的心與超拔的精神所作的努力，新的大地正逐步在生成。

福音告訴我們：終有一天，天主與人之間慢慢累積起來的（愛的）張力，將到達世界可能達到的限度。那將是世界的終結。那時默默無聲地在一切之中增漲的基督，將突然像兩個電極間相互投射而迸出閃電般顯露出來。祂要把以前看似堤壩一樣拘束物質的掩障和心靈間的防洪牆拆毀，基督將佔領全面大地。於是，一切生來就有的內在親和力都將被釋放，被一股使宇宙凝成它之爲它的力量，拖曳着而顯露其真面目，世界的每一個「精神原子」——人，將在基督內或基督外（不過常在祂的影響下）佔有一個由那「圓

滿」活體給他設計的，幸福的或痛苦的位置。「人子的來臨，猶如雷電出自東方，閃到西方……猶如湮捲一切的洪流……」彷彿雷電、火災、洪水，人子的吸引力將擒住宇宙滾滾的一切原素，把它們集合起來，使它們隸屬於祂的（奧）體。「那兒有軀體，羣鷹也必在哪兒集合」。

「神的氛圍」（神化作用）便這樣圓滿告成。

至於這件非同小可的事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形式下發生呢？福音告訴我們，那是無法逆測的。我們只應該期待着它。這個期待——集體、積極、焦慮地期待世界的末日、世界的出路，是具有最高度基督化作用的，或許也是我們的宗教最傑出的特點吧？

從歷史觀點看，這種期待常像一把火炬，引導着信仰基督的人不停向前程邁步走。舊約中的以色列會是永久的「期待者」；公元初世紀時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就如基督誕生成人，似乎該使我們的視線注視這偉大的過去，實際上却只使我們看更遠的將來。默西亞在我們中間出現了片刻：祂讓人看到、觸摸到，爲的再一次更輝煌、更可親地隱匿在更深遠的未來中。祂已來過，可是現在還該重新等候。不僅是我們少數幾個被選的小團體，而是所有的人一起，比以前更等待祂。如果我們如此熱切期待，主耶穌才會快速

來臨：熱切期望的累積，將引爆基督光榮的末次來臨。

在以色列子民之後，基督信徒負着使熱望的火焰在地面上常燃不熄的職責；從耶穌升天至今，僅僅過了二十世紀，難道可算期待得太久嗎？

一種孩子氣的急躁，和觀點上的錯誤，曾使第一代的基督徒認為基督即將再臨，而今却令我們失望而不再輕信。世界對「善」的頑抗，騷擾了我們對天主國的信仰。或許某種過份受到強調的原罪遺害所支持的悲觀論調，使我們認為世界是一定不可救藥地敗壞了……因此，我們讓火焰在我們瞌睡的心中慢慢下降。不容置疑，我們看到個人的死亡的臨近，不免多多少少要憂傷；我們也為「天主國來到」認真祈禱和工作着。可是，事實上，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打心底裡，真正雀躍歡騰地希望我們的大地被熔化而重鑄呢？有誰像航海者一樣，在生命夜幕低垂中，瞧見真「太陽」初昇而興奮呢？身為基督徒，其嚮往基督來臨之情，即使不足以勝過（原來應該如此的）他對人類愛與關懷的渴望，至少也得與之抗衡而不相上下才是。為着人道理想（出於內心的信念，而不是出於制約），企望着「新的世界」出現而獻身拓展天主子降生奧蹟而工作的天主教徒又在哪裡呢？我們嘴上雖會說：我們正醒寤着等着主回來，可是事實上——如果我們誠實的話——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像是不等待什麼了！

不管代價多麼高，我們必須重振心火。應該不惜代價地刷新我們內心的願望和希望，等待這件大事的來臨。可是往哪裡去找使我們青春永駐的泉源？很清楚，首先在於使基督對祂的肢體的那股直接引力加強起來。之後呢？則在於加強有關基督光榮來臨該怎樣準備和怎樣完成的知識與興趣。這種興趣從何處誘發呢？在於看清：在基督的凱旋與人世努力建設與成就之間，有着更密切的關連。

不要忘記這點：「超性」（超自然）是一種酵母，一個靈魂，不是一個完整的活體。它來變化「本性」（自然），可是它不能不用「本性」所提供的物質。希伯來人三千年之久，翹首仰望了默西亞，正因為他們看到默西亞身上閃耀着希伯來民族的光榮。聖保祿的弟子們，永久氣喘吁吁地等待這個大日子，正因為他們在「人子」身上等着自己的切身問題、和生活上一切不公平問題得以解決。期待天國之情，只能活在一個有血肉的人身內。我們今天要給我們自己一個怎樣的肉體呢？

要給予的，該是一個完全符合人性無邊希望的肉體。請注視我們周遭的大地吧。目前在大夥人民間發生什麼？社會中這種紊亂、焦慮不安，這些高漲不止的浪潮，這些迴

繞溶合的洪流，這股騷擾可怕的新的衝力從何而來？——明顯地，人類正經歷着一種成長的危機。它晦暗不明地意識到缺了些什麼，和它能做些什麼。我們上邊講過，在它眼前，宇宙顯得像快要躍出旭日的天涯一般光明。它已有預感，所以它在期待。

基督徒一如其他所有的人，生活在這股引力下。我說，他有時感到驚懼不安：他那興奮地要跪下朝拜之情，會不會是向偶像膜拜呢？

現在剛研究完了的「神的氛圍」，足以解答這個恐懼。

我們身為基督徒的人，該毫不猶豫伸手去把握這股需要合作而且為我們也是必要的力量。我們應該參與那使現代人深感世界遼濶、精神界的偉大、及新真理的神聖價值的企願（這本質上的確是宗教性的企願）；不然，錯失了它，我們自身的前途也就完了。在這裡，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再一次學得怎樣期待。

我們已深入到這些展望中了：發展宇宙，尤其發展關係人的宇宙，並不是和天主分庭對抗，也不是白白消耗我們該為天主而用的精力。人越成長，人類越團結；人愈意識自己的身價，愈能主宰自己的能力——造化愈顯其美好，對天主的崇拜愈完美，基督必愈能夠因著奧體的拓展，找到一個更相宜於復活的身體。世界不會因此造成兩個峯頂，正

如同一圓周不會有兩個中心一樣。世界所等待的這顆「星」，雖然還叫不出它的名字，雖然還不能正確地曉得它的真正超越性，雖然還分辨不清它那極靈奇神聖的光線，無疑的，它必然就是我們所希望的基督。要渴望基督的光耀的來臨，我們只要讓大地的心臟，在我們內跳動，使大地基督化就夠了。

小信德的人啊！爲什麼恐懼或不接受世界的進步呢？爲什麼魯莽地佈出這麼多的預言和禁令：「不要去……不要嘗試……一切都已瞭然；世界是空無、是腐舊；沒有什麼可獲得的……」

「難道可以毫不嘗試？」——不，真正的基督信仰要求我們的正是相反：要爲基督嘗試一切，期望一切！「神化」並非摧毀，而是再創化（進一步的創化）。我們永久不會知曉「道成人身」的奧蹟對世界一切能量有多大的期待。我們對整個人類成長的希望，也終不會有夠大的一天。

耶路撒冷，抬起頭來，觀看那無數正在從事建設和研究的人羣吧！你不見那些正在實驗室、研究所、在曠野中、工廠裡、在社會的漩渦中辛勞的人們嗎？他們用藝術、科學、思想使一切創化更新，也都是爲了你。那末，伸開手臂，展放心胸，像你接受主耶

耶穌基督一樣，接受人性養液的波瀾和浸潤，接受這些養液吧！因為不受它的洗禮，你會像一朵沒有水份滋潤的花，纖弱得沒有生氣的。也請救助它，免得沒有你的陽光照射，它也只會瘋狂地，把養液撒落到不能結實的枝葉上。

世界太大，以致使人困惑；世界太美，以致迷人，這些個想法如今在哪裡？不復存在了。

現在大地可用它強壯的臂膀擁住我。它可以使我滿盈生氣，或可以拉我重歸灰燼中去。它可以在我眼前炫耀它動人的姿色、嚇人的形態，和各種神秘。它可以用它可觸摸和實在的芬香使我銷魂，它也可以使我雙膝下跪等候那正在它懷裡成熟的一個。

昇華之後的大地，不會再施展它的巫技來陷害我，它對我已成爲那永恒存在者，及正在來臨的那位的身體！

這就是「神的氛圍」。

一九二六、十一月——一九二七、三月·寫於天津

原版註：一九五五年三月，亦即德日進逝世前一個月，他重讀「神的氛圍」稿後，在他的信仰宣言的開端，這樣寫着：

結語 期待基督光榮的來臨

「好久前，在『在世界上的彌撒』和『神的氛圍』中，面對這些剛在我思想中形成的看法，我會試着寫下我的驚喜。

今天，經過四十年不斷的反省，我還感到需要（用更成熟的方式）把基本上完全一樣的見地，最後一次表達出來讓人們分享。

這次不像以前初次見面時，用那麼清新洋溢的文字來表達。可是常懷着同樣驚訝和熱情。德日進，這位偉大的基督徒，其任何著作，都應該在「神的氛圍」的基本見地的照明下去瞭解。那就是：基督是一切中的一切（這一點即使不是明說，也常潛隱着的）；宇宙的整個演化過程，滲透着天主，受天主的推動。

爲此，本書給「人的現象」一種完全的照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神的氛圍／德日進 (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著；鄭聖冲譯。 -- 初版。臺北市  
：光啓。 民75  
面：公分  
譯自：Le milieu divin: essai de vie  
interieure  
ISBN 957-546-263-7 (平裝)

1. 基督教 - 哲學，原理

240.1

85003414

神的氛圍 (修訂本)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德日進  
譯者：鄭聖冲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狄剛  
出版者：光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一段24號  
電話：編輯部(02)367-1750 門市(02)367-6024  
發行部(02)368-4922 傳真(02)367-2050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局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甘國棟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3680350  
定價：110元

30231

ISBN 957-546-263-7



封面設計：蔡 綺

ISBN 957-546-263-7 \$110



9 789575 462635 00110

30231